# 琼楼月



第一回 结金兰少妇谈风月 溺夜溲书生窥云雨

话说前朝末年，有逆党唤作玉莲教，盗首迟鸿儒尝得左道之书，可役鬼神，剪纸可为兵，撒豆能化马。于山东郓城聚兵谋反，众皆呼其神人，咸相从之，止数月便聚得万人之众，于滕，峄一带，攻城略地势如破竹。所到之处，奸淫掳掠，百姓莫不痛恨。后朝堂震怒，遣山东总兵杨兴挥师进剿。玉莲教本是乌合之众，如何能与天兵抗衡，不时便土崩瓦解，寇首迟鸿儒伏诛。杨总兵麾下有都司彭好仕者，力拔千斤，艺勇绝伦，此番荡寇拜作先锋，杀得贼兵闻风丧胆。及到凯旋，圣上念其功，特准回乡听召。

彭好仕者，名宏，表字好仕，滁州人士，现年不惑，先父乃是孝廉。少年时读书不成，遂弃文从武。与邻人皮晖者最好，结作异姓兄弟，后皮晖娶得彭宏长姊，作了他姊丈。这皮晖亦是勇武过人，只是随父经商，未有施展之地，有一叔伯妹妹名唤八仙，品貌出尘，更兼天生一副神力。皮晖对他十二分欢喜，把生平本事与他教的一般无二。八仙既长，又随彭宏習武，练的更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彭宏尝对他道："汝若身为男子，当远胜我百倍。"八仙有一兄弟名暄，表字沐芳，颖秀过人，乃是八仙母妹所生。原来这八仙之母蕙华本是天上一仙女，后因凡心所炽，同妹妹蕙英一并下凡，学那女英娥皇，一齐嫁与了人间一书生，此便是八仙之父皮珮。后姊妹两个共生下二男三女，八仙居长，沐芳次之。此番彭宏荡寇凯旋，又恰值四十寿诞，皮晖遂令八仙、沐芳往扬州采办贺礼，以祝兄弟生辰。于是二人携了小厮名听松者备马启程，不在话下。

话说这扬州知府，姓秦名夏，表字雨盖。家中妻妾颇多，然皆无产，惟有嫡妻方氏生得一女，小字画楼，太守视如拱璧，百般宠溺。这画楼年方二八，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更兼书画女红，无一不精，在当地亦是遐迩闻名。尝有无数公子王孙慕名前来提亲，俱被太守回绝。这日值寒食佳节，画楼同了冬儿春儿两个丫鬟往城郊踏青。

城外春意盎然，风光佳丽，画楼一行行至一处，但见光动绿烟，影颤横竹，落红匝地，馥郁盈怀，翩翩粉蝶花间舞，恰恰黄莺树上啼。画楼看得出神，欲填词一首以赋之，然思来想去终止凑成半阕：

轻烟罩水柳丝黄，扑絮过帘窗。寒食路上，流莺声脆，红杏飘香。

吟了几遍，终作不出下阕来，正当苦思，忽闻有人笑吟道：

谁家年少诗情好，玉句赋春光。翠眉微蹙，朱唇半启，倚马成章。

寻声望去，只见一红衣女郎跨匹小骊驹翩然而来，怎生结束：肩背弓矢，腰跨单刀，身披朱砂色缎面斗篷，着一件酡红撒花上襦，系金色腰封，下面是石榴红绣花夹裤，年纪二十许。正是：汉宫妃子离御苑，九天织女下尘寰。有诗为证：

水翦双眸翠黛斜，玉面无粉赛梨花。
樱桃乍破娇莺愧，顽石若见亦酥麻。

画楼心道："好个绝代佳人，我原道资质不陋，今见了这位姐姐，实感愧怍。若能与他结作知己倒是生平美事，只是他这般装束，莫不是那绿林侠女？"遂致个万福道："姐姐才比班谢，小妹不胜钦佩。妹字画楼，敢问姐姐芳名？"女郎下马笑道："贱姓皮，双名八仙。家住滁州，为贺哥哥生辰，特来置办货物。经由此地，因见姐姐吟诗，故斗胆接了两句，教姐姐见笑了。"画楼道："何敢，不知姐姐贵庚几何。"八仙道："虚度二十有二。"画楼道："小妹今年十六，家父乃是扬州知府，姐姐若不嫌弃，我们认作姊妹可好？"八仙道："我乃一介草莽，实不敢高攀。"画楼笑道："姐姐不必如此，你我相交不为虚名，但为知心也。况我观姐姐衣着华贵，举止大方，神色怡然，谈吐尔雅，决非乡野村姑之流，应为官宦之后。"八仙笑道："分毫不差。既如此，我便却之不恭了。"画楼大喜，道："那此后我们便姊妹相称，我齿稍稚，愿拜你为姐姐。不知姐姐现居何地，可否领我一睹？"八仙道："这几日住在城中紫阳客栈，今日我家兄弟带着小厮去置办货物，我闲来无事，且到林间射些鸟虫来。"画楼道："姐姐可否领我前去，我们在客栈促膝相谈可好？"八仙道："求之不得。"遂领着画楼主仆一同前往客栈。

行至客栈，八仙令店家上了酒，与画楼饮酒谈诗，十分欢畅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不觉已到黄昏，二人皆带了几分酒意。画楼酒量固不佳，双腮已似胭脂一般，遂支开了两个丫鬟，笑向八仙道："不知姐姐可有郎君共修秦晋之好乎？"八仙道："早已有了，我似妹妹这般年纪时便嫁了胡郎，只因两家乃是近邻，故与娘家时有往来。"画楼乜着眼儿，笑问道："素闻闺阁之乐乃人间第一乐事，小妹实感好奇，姐姐可告知一二否？"八仙听了大笑道："妹妹亦精此道乎？"画楼道："实不知也，望姐姐明示。"八仙笑道："妹妹未经人道，是故不通枕席之乐也。夫男女者，太古之生阴阳也，阳象为乾，阴象为坤，乾坤即天地也，天与地合，欢之始也，天地合而孕万物。我等

女子既居坤位，自要凑其乾而承欢也。”画楼道：“何以欢之？”八仙道：“妹妹可知男女何相异乎？且看己小腹之下，两股之间，其白如玉，其软如绵，状若剖瓜，又似出甑馒头者，是何物哉？”画楼道：“家母言，此谓之牝。”八仙笑道：“是了，男女者，耳目口鼻手足皆相类也，惟此处不同焉。男子是处有物凸然，谓之龟。以此物投女子之牝，始投则隐隐有痛，然耐之少顷，则爽然畅美，乐不能禁也。”画楼道：“既如此，则龟固无异乎？”八仙道：“龟有品类，昔则天武后分之三等，细分七类，各自不同，愈上者愈可乐也。其上者，必巨而长昂也。为女子牝之至深处，有肉舌含花，此谓之花心，男女相交，若可顶至此处，则乐不可言，魂欲酥矣。然若阳物微而短者，则不能及也，故龟之上者必巨而长也。”画楼听的似懂非懂，心下知了大概。方欲再问，忽闻有人叩门，原是八仙的兄弟沐芳与那随行的小厮听松，他两个白日出去置办货物，现已了事回来。八仙对画楼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妹妹且回家去，莫教令尊担心，可明日再到这里寻我。”画楼答应，然颇不忍分别，踌躇了半日方带了两个丫鬟回去。

这里八仙与听松交代了事宜，便教他下去了。那沐芳笑向八仙道：“方才出去的小娘子是谁？”八仙道：“是我白日里射猎遇见的女友，我二人谈的投机，便结了姊妹。”沐芳道：“这模样可真真标致的紧，我看与姐姐也差不齐。”八仙笑道：“怎的？莫不是你看上了？我说与你作浑家可好？”沐芳急的红了脸，忙道：“姐姐差了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小弟绝不敢有非分之念。”八仙笑道：“男儿思妇，这也值得害臊红了脸？你今个儿也不小了，若非醉心攻读早便成家，何至蹉跎至此。”沐芳道：“这话差的更远了，小弟只愿苦读圣贤之书，为求日后可中举人，得进士，点翰林，也好光宗耀祖。至于儿女私情，则不在一时，待到玉堂金马，厚禄位尊之际谋之尚不迟也，何来蹉跎一讲？”八仙笑道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你以血气方刚之年，倘不穷欢极欲，畅此生平，岂非憾矣？功名皓首犹可得，韶华一去竟不回也！如我辈之趣兴，焉有甚于媾合者？姐姐十四岁上开的苞，十七岁上合的卺，于今业有五年，夜夜绸缪，揉心捣穴，何曾云间！兄弟只小我二三个月，却至今未历欢场，教这五六年的光景白白荒废，不是蹉跎是什么？”沐芳道：“姐姐教训的是，然我深恐纵欲伤身，不敢如姐姐所言之穷欢极欲、夜夜绸缪也。”八仙笑道：“凡纵欲伤身者，皆不通交接之道也。古有云，阴阳有七损八益。七损曰：绝气、溢精、襍脉、气泄、机关厥伤、百闭、血竭。此七者俱是交合不当所致。若欢娱得道，则有固精、安气、利藏、强骨、调脉、畜血、益液、道体，八益。八益皆至，小则通筋活血，耳目聪明。中则百病不发，七伤自愈。大则升仙得道，寿命无央。兄弟若有心习这交接之道，我可代授一二，是时夜御十女而不知倦，其乐不可言之也。”沐芳早听的红了脸，说道：“姐姐醉了，且歇息罢。”八仙道：“我今日所说绝非玩话，无一不是推心置腹之言。我一女儿家尚不觉羞，你臊个什么？你若不愿听也罢，只当我是酒后胡言好了。”沐芳巴不得一声，忙道个告辞，退出房去。

慢讲！说书的，这八仙亦算得上是个名门闺秀，自小也应饱读圣贤之书，怎会去学那旁门邪道的房中之术？况他一十四岁便教人梳弄了，他家父母岂不责之？列位，这八仙可决计不能同寻常女子一概而论，试问寻常人家的女孩儿，那个会自小舞枪弄棒，習那杀人的本领？八仙之母既是天上的仙女，自要异乎常人，不然若是仙俗一般，那人人都愿做神仙是何道理？原来八仙坠地之时，其母便说此子有仙缘，若能潜心修習，他日有飞升之望。然升仙之法良多，这八仙偏生拣了阴阳采补之流。七八岁时便常读些《玄女经》、《彭祖经》诸类典籍。十一二岁时亲自烧丹炼药，服红铅，进秋石。十四岁时便着手那采阳补阴的行径，及到十七岁那年，他父母便与他配了个夫婿，八仙又给他丈夫觅了几房妾室，那丈夫便也不论他在外胡来了。这八仙便愈发没了约束，终日贪欢，不能自己。

再说这沐芳告辞出去，回到自己屋中，一时想起八仙之话，不由羞的面红耳热。这沐芳现年二十一岁，生得有十二分人材，玉貌花颜，眉目清秀。莫说男子中没有这般俊俏的，就是女子里恐也难挑得出几个来。只因潜心攻读，以至至今未有良匹。今日听了八仙一番离经叛道的话，倒钩起了心魔，此刻心中俱是方才所见的那女子画楼。沐芳自知不好，忙定住心神，宽衣睡下。

不知睡了多时，沐芳忽要起溺，遂披衣起来。方了了事，忽闻隔壁八仙屋中一片喘息之声，又听八仙笑道：“肉儿达达，可受用死我哩。”沐芳心中惊道：“听这声儿，姐姐莫非是在阳台之上？然此处怎的会有男子与他行事？”心中想着，遂轻轻开门出去，蹑着步儿走到八仙屋前，只见里面灯火犹明，不觉大喜，忙取了头上簪子在窗纱上挖个小眼儿，一只眼睛贴着，朝内望去。只见他姐姐八仙白身正卧在榻上，那随行的小厮听松跪在其股间，把他一对三寸三分的金莲架在肩上，挺着那话儿兀的耸将进去，在那里用力抽提，弄的啧啧有声，一口气抽了两三百抽。八仙一时娇声频唤，星眼乜斜，与那听松抱作一团。这听松一回泄了，遂搂着八仙亲嘴，将那条丁香舌含在口中咂弄。沐芳在外看的春欲煎心，但觉脐下火热，忍不住把玉茎抚弄。再看时，却见他姐姐忽抬起眼儿朝这边一瞅，恰同自己目光相对。沐芳大惊，又见八仙朝他一笑，唬得沐芳撒腿便跑，一下逃到自己房中，插了门，倒在床上吁吁气喘。心中又是羞又是怕，不知明日与八仙作何说法。

先不言沐芳在房中如何思量。但讲画楼领了丫鬟回到家中，尊堂见他两腮绯红，浑身酒气，遂问他为何，画楼只说玩的高兴，便同丫鬟去酒馆吃了几钟。秦太守心下疑道：“好好的吃酒则甚。”口中却不计较，只说：“既吃了酒，不妨早些睡下。”画楼遂回房躺下，但想着八仙所言之事，觉牝中燥热难当，心中实痒，欲寻一人少试，却苦于无人。只得以手指摩弄，弄了多时，兴致勃然，有津津细水流出，然终似不足。心道：“待要与人一试，恐为父母见。况家中亦无人可试，不妨多

出去逛逛，或可寻一上等者亦未可知。我看八仙姐姐那兄弟便生的不俗，面庞儿也恁的清俊，止不知其龟如何，明日且同他试一试。”想到这处，遂闭眸睡去。不知过了几时，忽闻屋中忒愣愣一声响，画楼一下从梦中惊觉。欲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秦画楼承欢占头筹 皮八仙赴宴操冰斧

话说画楼忽听见忒愣愣的一声响，一下从梦中惊觉，抬眼一看，原是先前窗儿不曾关牢，放了只野猫子进来。画楼见是如此，遂教冬儿撵了猫去，犹自睡下不提。

翌日乃是清明，画楼早起回过父母，便又携了冬儿一个丫鬟出门，径自往紫阳客栈去了。行至店中，却不见了八仙，止有沐芳一人。画楼遂向他问道：“八仙姐姐到何处去了？”沐芳昨夜一阵胡思，今见了画楼，早把脸儿红了，垂着眼睛支吾了半晌方才答道：“今个儿五更时刻，外边忽来了个和尚，说他家师父有请，姐姐便携了听松随他去了。”画楼道：“相公可知他们去了那里？”沐芳道：“那和尚说去城西什么坏人寺，我不曾听的仔细。”画楼笑道：“可是奇了，竟有如此稀奇的寺庙。”沐芳道：“不知姐姐寻他做甚么？”画楼脸上一红，笑道：“我与他有些梯己儿，不好当众说来，他既不在，我且与你说了罢。”说着便教冬儿出去。这里画楼关了门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，遂讪讪的朝沐芳笑道：“妾字画楼，乃扬州秦太守之女。敢问相公尊姓大名，贵庚几何，家居何地，可曾婚配否？”沐芳道：“小生姓皮名暄，表字沐芳，家住滁州定远县，今年二十一岁，尚无良配。家父乃是丁酉科孝廉。”画楼笑道：“我昨日同八仙姐姐言及那闺中之事，心有所触，欲与人一试，君若不嫌陋质，愿与君一会阳台，不道君意何如？”沐芳听罢，不禁羞喜相错，赧然垂首道：“得蒙小姐垂怜，实三生至幸也。然我所虑者，乃终身大事。岂可为图片刻之欢，而丧名节。小姐既是世家之女，便不应如此莽撞，自媒非淑女之行，淫奔为贞士所羞。愿卿归语尊堂，互通媒妁，莫令白头之叹也。”画楼笑道：“相公那里话，文君私奔相如，终成万古佳话。至于丽娘梦会柳生，莺莺夜走张珙，敢问其皆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乎？两意相期，共效于天之乐，而后再成佳耦，岂非美谈？今妾与郎君俱未婚姻，何不学那柳梦梅与杜丽娘，张君瑞与崔莺莺？”沐芳听的在理，说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羞人答答的，如何去干？”画楼笑道：“便在此处可矣，只是妾娇蕊未开，狂将不得，须十分怜惜。”沐芳道：“这是自然。”说着便趁势将画楼揽入怀中，与他松纽扣，解翠带，一时朱唇屡凑，兰气频接。沐芳去下裤来，只见腰间那话儿耸起，足有六七寸长。画楼道：“我看君物杜武可观，或为龟中翘楚。只恐妾牝户窄小，容他不下。罢了，君且慢来。”沐芳遂依着他言，慢将尘柄放入，只觉艰涩难进。方进了寸余，画楼便痛的攒眉，忙以双手护住道：“君且勿进，实痛也！”沐芳一时动了火，那里耐得住？遂拿些涎唾抹在龟头之上，又进寸余，一时轻抽浅送，将有百余，但觉牝中有骚水流出。画楼道：“疼痛稍缓，君可再入之。”沐芳大喜，尽根狂送，大肆抽弄起来，概有五百余抽。画楼一时皓体尽酥，香汗如雨，端的如上云霄。既而云歇雨散，画楼笑道：“八仙姐姐果未欺我，真个快活死也。”沐芳亦笑道：“昨日姐姐说我蹉跎了岁月，本颇不以为然，今个儿一试，方知不谬也！日日如此，神仙亦不换，况功名乎！”少时，沐芳兴头又至，遂与画楼重整旗鼓，复就云雨之欢。

不言他二人百般恩爱，只说这日早间，来寻八仙的和尚是何人？那“坏人寺”又是甚的所在？原来是沐芳一时听的差了，这寺非“坏人寺”，乃“怀仁寺”也。庙中主人姓张名彦，是那扬州城外的一处强人头领，手下也有二三百喽罗，在离城三十里一处名冷峻山的地方安营。这张彦乃是个秃子，早年因家里贫寒，也便将就材料去庙里当了和尚，因时常不守戒律，被寺中长老逐出。后一次在外吃醉了酒打死人命，遂带了几个弟兄上冷峻山落了草。过了三五年，手下喽罗渐多，却因地处偏远，又有天堑屏护，故也无人来剿。后见离城十里有一荒败古刹，遂教了十来个喽罗扮作和尚在那里经营，倘有过路投宿之人，则杀死劫财。两年之前，那八仙的义兄都司彭好仕偶经扬州，恰碰上张彦，二人倾谈，甚为入港。张彦知他是军中武职，遂问他可有所余兵刃，若有时可偷运来卖与自己。看官，莫看这彭宏官至都司，比那府台老爷还要高上半品，但这武职可不同文官，没那多的财路。饶是彭宏屡立战功，得了不少赏赐，然那圣上的封赏须经总兵，副将，参将等之手方能到自己手中，到手中时已是苛扣殆尽。故彭宏与张彦立了约，凡自己军中有所余兵刃，皆着人暗运至滁州皮家。再由皮晖、八仙兄妹送往扬州城外，卖与冷峻山上的强人，所得银钱五五分成。故而这皮家兄妹在张彦那里亦被当作上宾。前几日张彦听闻好仕回乡，八仙亲往扬州与他置办贺礼，便自备了礼品，欲与八仙带去。遂遣了手下一个徒儿去邀八仙来怀仁寺吃酒。而这八仙知他是强盗，自家兄弟又是念书的，不便同往，遂只带了听松同去。

再说这八仙与听松随那和尚去了，出了城门直往西去，行了三四里，路人渐稀。但见荒草丛杂，乱石满地，好一番凶恶气象。后人曾有一诗云：

黄沙漫道走兽稀，万里长空鸟不飞。
菩萨金刚常避走，神仙到此把头回。

又走了六七里，忽见前头有一大庙。走近一看，山门上书“怀仁寺”三个大字。那领路的和尚便上前在那门上敲了几敲，不移时便听那庙门哗啦一响，走出个高个和尚来，年纪约莫三十岁上下。那高个和尚见了八仙，忙赶着陪笑道：“姑娘可算来了，我家师父正等着呢。”八仙遂跟着他进得门去，只见里面香烟冷落，殿宇荒凉，方走了两步，只见前边佛殿之中笑嘻嘻的迎出个四十来岁浓

眉怪眼的大和尚来。八仙认得是张彦，遂上前道个万福，说道："妹子来迟，教张大哥久等了。"张彦忙还礼笑道："妹妹那里话，寒寺得逢仙子莅临，端的蓬荜增辉也！"八仙笑道："可折杀我了，我那里配做什么仙子，不过一俗子耳！张大哥唤我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。"张彦笑道："一则听闻妹妹要来扬州，特备下酒宴，我们兄妹经年未见，须好好乐一乐。二则得知彭世兄生辰将至，故备有薄礼，烦妹妹代为转交，聊表愚兄寸心。"说着便带了八仙去东厢房坐下，那里果备有一桌酒宴，席旁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。八仙坐定，与张彦对酒谈天，好不快活。

酒过三巡，忽听见外边有女子的歌声传来，听那声气儿，好不悲戚。只听他唱道是：

朱唇未启泪先流，镜里花容争消瘦。月儿呵，我的心思你知否？父女天白道上走，熟料无端遇强寇，父命不知生与死，女孩儿落入奸人手。天那，强盗横行你看见否？怎生不来救我一救？莫教我对着镜儿空自恨悠悠。

八仙兀自惊疑道："异哉，何人作此悲声？"张彦笑道："这便是你的新嫂子了，前日他父女打这里路过，我见他生的标致，遂掳了来，他一时没缓过劲儿来，在那里哭呢。"八仙道："原来如此，不知张大哥现下有几位嫂子在室？"张彦道："休乱言，嫂子从来只有一个，其他的不过婢妾，高兴时便养几日，不高兴了便赏与小的们，或是卖与女儿巷作粉头去。你嫂子去年没了，今个儿见到个好的，想掳了来压寨，只是这女娘性子忒犟，死活不从。我一时没法，只得把他关在寺中，待他心回意转。"八仙笑道："大哥忒柔顺了些，管他从与不从，与他强上又何妨？若是不想用强，亦可灌以酒曲，而或熏以迷香、施以麻药。凭他是什么烈女贞娃，是时周身难动分毫，话亦喊不出口，也少不得由你胡来了。"张彦道："我嫡嫡亲亲的妹妹！你可真真错投了女儿胎啊！我待欲教他压寨，若如你这般行事，待他酒醉醒了、药劲过了，一时去寻死觅活可如之奈何！"八仙道："原来张大哥是想他心甘情愿依了你，这也不难。若信得过妹子，我愿代执冰斧，与你二人作伐。"张彦道："妹妹果有良策？"八仙道："成与不成权且一试，劳大哥引路则个。"张彦遂引着八仙出了厢房，走进大殿，打开一角门，里边是一雅间，正北有卧榻一张，上面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。床边放着一条春凳，坐着个四十来岁的粗壮妇人。那婆子看见张彦进来，忙站起来施礼，又见有个年轻的美貌女子跟着，只道是他的姬妾，遂向八仙笑道："姑娘是几时跟了大王的？快来帮我劝劝这位主儿，好教他从了大王，给你作妹妹。"一句话还未说完，张彦便照他面上狠啐一口道："放屁！你道这是谁？这是我妹子八仙姑娘！"那婆子唬得伸出舌头，不敢多言。八仙笑道："不必如此，二位且自回避，教我单独劝劝这位妹妹。我们女孩儿对女孩儿，也没个碍口，说成了不求奖赏，说不成也莫怪罪。"张彦道声"何敢"，便领了那婆子出得门去。八仙见他两个走了，便走近细看那女子。只见他两眼生波，双眉含翠，发绾乌云，口绽樱颗，穿一件淡藕色绉绸上襦，系一条碎花样儿细绸夹裙，下面穿一双猩红色撒花弓鞋，那大小恰恰三寸。真个十分清甜秀丽，娇俏可人。

八仙朝那女子道个万福，叫声："嫂子。"那女子大怒，啐道："谁是你嫂子来着！"八仙并不动怒，只是笑笑，说道："姑娘莫嗔，且听我一言，辨明是非，此事自好商量。"那女子听他这般说来，不觉怒上心头，立起身来啐道："那奸僧将我掳了来囚在此处，你竟还有脸来同我说是非。看你也是个女孩儿，当日强盗掳了你时，你便能甘心依他不成？还与他论起兄妹来，真真教我替你害臊！"八仙略略一愣，面露悲色，叹口气儿道："不依又能如何？我家父母皆在他手里，若不依时便取他们性命。"那女子听他这般说来，心中不由大惊，忙问道："怎的，你端的是这强盗掳了来的？"八仙长叹一声，落下泪来，说道："前年我与爹娘路过此处，见有座大庙在此，便意进去讨口水喝，怎知恰便似羊入虎口，进得去出不来了。"说着便呜呜咽咽，哭个不住。急的那女子忙问道："然后怎的？你怎会认了那强盗作哥哥？"八仙取了绢子出来揩泪，移时方说道："那恶僧捉了我的父母，要挟我说若是不从与他便将我们三人杀死。我因怕死贪生，只得依从了他，只因他大老婆泼悍，不准其纳妾，故而我与他名作兄妹，实为夫妻。我只恨身非男子，不能手刃淫僧，今听了妹妹一番慷慨陈词，实愧杀我也！"说完又哭起来。那女子叹道："原来你也自有苦衷，怪不得你。为救父母之命甘心受辱贼人，实义女也。然我今日，老父生死未卜，是势必不从的。你且去罢，不必再劝我。"八仙道："妹妹宁死不屈，诚乃女中豪杰。然不知妹妹有何打算？可有我帮的上么？"那女子道："还有何打算？我不过是一死。只是终日有人看着，不得下手，姐姐若诚心帮我，便请杀了我罢！"八仙惊道："妹妹此话当真？"那女子道："如何不真？"八仙道声："我嫡嫡亲亲的妹妹！"说着便一把扑入那女子怀中大哭起来。那女子叹道："姐姐不必如此，那强盗就在不远，迟则生变，请速行事，我们来世再做姊妹。"八仙哭道："还不知妹妹姓名？"那女子道："姓陈，小名月奴。"八仙听罢，含泪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纸包儿，层层展开，只见里边裹着一丸药。对月奴道："此药乃烂肚穿肠之剧毒，妹妹真个要吃否？"不待八仙说完，月奴早一把夺过，放口中吃了，道："来世见了。"八仙见了，忽正色道："妹妹记着，我姓皮，双名八仙。"说罢便回身走出了门去。

欲知月奴是死是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回 脱绣鞋小姐付情郎 翦纸鹤侠女毙凶僧

话说八仙出得门去，却见那张彦正伏在门扇上偷着听呢。看见八仙出来，掌不住便要笑出声来，八仙忙伸手掩了他的口，二人一并出得大殿。这里八仙方放开手，两个便一下俯身大笑出来。张彦笑道："妹妹怎像戏台子下来似的，要哭便哭要笑便笑，连我也差点儿信了！"八仙笑道："我若不哭，如何能教这位好妹妹待我推心置腹呢？"张彦道："不知妹妹与他吃的端的是何物？"八仙笑道："此乃我自制媚药，曰'三十六宫春'。其方是我母亲从兜率宫中讨得来的。凡女子吃了此药，只消半个时辰，便会欲火上炽，淫水下流，牝内酸痒不能少耐。是时莫论什么贞女节妇，也定是耐他不住的。我此次来扬州身上未尝多带，这是最后一丸，本欲留与自己吃，却见张大哥难处，便宜了嫂子。"说罢，二人复又大笑起来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且说沐芳与画楼云雨才罢，但觉浑身通泰，骨醉体酥，两个搂作一团，绸缪缱绻，不愿起来。及到正午时刻，二人方穿衣起身，画楼吩咐了冬儿，令不与他人说起。这里二人依依惜别，画楼吟成一绝云：

月洒窗纱衾枕寒，空闺无语漏将残。
谁人与温合欢榻，默把冰弦待君弹。

沐芳听了，心中暗喜道："不意小姐秀外慧中，端的锦心绣口，能与那卓文君一较了。"遂亦吟道：

云锁阳台画蛾眉，宛然仙子离绣闺。
何日共捣蓝桥药，愿摘莲瓣盛绿醅。

画楼听过，赞不绝口，道："郎君真风流雅士也。"又道："妾本闺中处子，因慕郎君高雅，不忍错过，故不顾羞耻，衾枕自荐。今新红已教郎君采去，望君见怜。莫教妾有白头之叹。"沐芳正色道："小生幸蒙小姐垂爱，愿结百年之好。苟有异心，死无全尸！"画楼去下足上绣鞋一钩，交与沐芳道："此乃妾贴身亵物，君可以此为信，央媒相往矣。"沐芳接过，托在掌中细看，只见那弓鞋儿细瘦如指，头上尖尖翘起，恰如玉笋犹纤。心下大喜，遂谢过了。画楼遂同了侍女走回家去不提。

这里沐芳因阳台初赴，但觉神思恍惚，身子疲软，遂伏在床上朦胧睡去。一梦不知何处，及到醒来，却见远山衔日，孤鹜落霞，方知自己竟睡了半日。现时已黄昏，犹自不见八仙归来。沐芳心道："姐姐虽是要强，终是一介女流。今儿随那和尚去了一整日还不见回来，莫不是有什么事？"这般想来，愈发安心不下，遂向店家打听那"坏人寺"是甚的所在。店家道："相公听差了，这寺原是叫'怀仁寺'，在城西十里处早已荒废多年，听闻那里常有强人安歇，故而人迹罕至。令姊若真是随了那的和尚去了，恐是凶多吉少。"沐芳闻之，唬的面如土色，急道："这当如何是好！"当下便急得捶胸顿足，忽发狠道："便是拚着一死，也要救他出来！"说罢，回房取了悬在壁上的宝剑便要出门去。那店家看了，急忙拦住道："那强盗个个穷凶极恶，我看相公不过一书生，如何与他斗得？"沐芳听得，一下便落下泪来，道："依你这般说，我姐姐是死定了？"店家劝道："相公莫急，我观令姊模样出众，那恶僧未必即时便杀，恐要先受用几日。况究竟是不是教恶僧捉了去尚不好说，相公且安心睡一夜，若明日早间犹不见他回来，我同你去县衙报官，如此可好？"这店家说的本是好话，然沐芳本就一团急怒，听了"安心睡一夜"不由大怒，啐道："还有什么不好说，分明是跟着那和尚走了，听着便是去那怀仁寺，还能有错？我姊姊被强人欺侮，你竟教我安心睡一夜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！"那店家见好心相劝反讨了没趣，遂说道："好意劝你莫去寻死，你却恶语相向。既如此，你的死活与我何干？要去便去，生死由命去罢。"沐芳气不过，提了宝剑便走出去。

出门方走了两步，忽听得身后有人唤声相公，是个女孩儿的声气。回首望去，却见身后竟立着个绝色的年轻女子，只见他娇躯袅体，香乳玉颈，眉不修而带翠，唇不抹而含丹。荷脸生波，桃腮带靥，楚楚纤腰不盈一搦，窄窄莲钩恰足半拆。端的是：纤纤十指舒嫩玉，碎碎双莲踏凌波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眉扫初春柳叶，脸堆二月桃花。香腮常抹天畔霞，玉笋凌波款踏。发绾乌云流翠，目凝秋水无瑕。红络轻系凤钗斜，莫说佳人如画。

沐芳心中暗惊，说道："何事？"那女子致个万福，说道："相公若欲救你姐姐，且随妾来。"说罢便回身走去。沐芳见了这等尤物，早把方才的气忘到了九霄之外，竟怔怔的跟着那女子去了。走过几条道儿去，见着一小舍，女子打开门，走了进去。沐芳见舍内无人，不敢遽入，女子道："快进来罢，只顾站着则甚？"沐芳忙走进去，只见屋中摆着张八仙桌，桌上俱是用剪子铰出的纸人儿，还有几张蘸了朱砂的黄纸。西面的墙上悬着一对三尺长的板斧，寒光烁烁，好不骇人。这里女子插了门，对沐芳道："你姐姐可是教那怀仁寺里的强人捉了去？"沐芳道："正是。"女子道："然则你要一人去救他？"沐芳道："非我自不量力，手足骨肉，弃之不顾乃禽兽所为，纵是以卵击石也断无不去的理。"女子听了这话，心中暗自称赞道："好个大丈夫，真不枉生得这般好模样。"遂笑道："相公大义，妾钦佩之至。只是相公乃读书之人，尚无缚鸡之力，如何斩得那强盗？到了那里，不过与你姐姐殉葬罢了。"沐芳道："那当如何？我便任我姐姐受侮而不顾？"女子道："相公若信得过我，救人之事我可替你为之。"沐芳道："小生与小姐素未平生，自家之事怎好累及旁人。况小姐不过闺中一个女孩儿，如何能救得人去？"女子笑道："相公可替我将那板斧取来。"沐芳走近前去，伸出一只手去提，那里提得起，遂双手用力一扯，将那板斧抱在怀里。

谁想这斧子太重，沐芳一下站立不稳，竟仰面向后跌去，那女子忙赶过来一把扶住，一手接过板斧，竟似拈灯草一般。沐芳问道："这板斧有多重？"女子笑道："重也不重，一柄三十二斤。"沐芳惊得咋舌，心道："果是个奇女子！"女子道："相公可信了？"沐芳道："信得，信得，小姐若能救得我姐姐出来，我定回家禀过父母，与你写个长生禄位牌儿。"女子道："相公莫这般说，我之所以挺身而出管这桩闲事，非为报答，但为打抱不平也。我天生有那抑强扶弱的性情，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，平日里单做些杀人挥金的事业，寻些没主儿的钱来做生活。"沐芳听罢，方知是遇到了红线一般的侠女，慌忙便要下拜，说道："阿弥陀佛，小姐真真是菩萨转世。还不知小姐姓名，望乞告知。"女子道："我的姓名可以不谈，知道我的，都叫我作'小弌'。你要叫便叫我小弌是了。"沐芳听了，便称了声"小弌姑娘"。小弌道："好了，我要救你姐姐去了，不知他姓甚名谁，是何结束？"沐芳道："他姓皮，名八仙，一身都红的，罩一顶大红斗篷。"小弌道："如此我便去了，相公且在此处待着，切莫乱走动。"沐芳唯唯答应。小弌便从桌上拿了张纸，用剪子铰了只鸟出来，朝空中一丢。那纸鸟竟自飞了起来，朝窗外飞去，落在院中，化作一只巨鹤。小弌走出门去，上了巨鹤。那鹤长唳一声，腾空飞起，竟自载着小弌直朝碧霄飞去，须臾便不见了踪影。沐芳惊的愣在那里，久不能言语。

且说那月奴吃了八仙与他的药，吃时便觉这药有麝香之气，心下略有疑虑。移时，竟觉欲焰上炽，不能暂忍，强自按抑，却觉燥渴愈急。心知这药有异，不觉大怒，暗骂道："八仙这娼妇欺我。"心虽是这般想，然身子则燥热异常，牝中竟似有千万只蚂蚁啮噬一般，不时便有骚水流出。月奴紧蹙双蛾，把袖子咬在口中，不作一声。概有一刻，身上已是汗如雨下，衣裳尽湿。正当耐受不住之际，忽闻外面"嗳哟"一声叫唤，接着便是一番桌椅倾覆喊打喊杀之声。月奴怪道："或非是皇天菩萨显灵，来救我了不成？"如此想着，却听屋外杀声渐止，竟再没了声儿。月奴急道："皇天菩萨，救命啊！"连叫了几声，闻得外边有步履声走来，少顷，只听哗啦一声，门被一下劈开，从外走进来一个美貌女子，怎生结束？着一件绀青色底五彩折枝菊花刺绣对襟披风，外罩一顶玄色缎面斗篷，手掣两口夹钢板斧，寒光直烁，正映着那赛雪欺霜的面庞儿。月奴一时唬得说不出话来，坐在那里乱颤。看官，你道这拿板斧的女子是谁？正是那要替沐芳来寻八仙的侠女小弌。

这里小弌见房中关着个女子，又见他面如火烧，汗似雨下，便知是教人下了媚药，心想他应是被此处强盗掳了来的，只是看他这模样儿不似沐芳说的。遂问道："你可是八仙姑娘？"这月奴不提八仙犹可，教小弌这么一说，登时恨的咬牙切齿，朝地下狠啐一口道："这个娼妇！亏他生得如此好模样，竟做这等无耻不堪的行径，与那强盗通同一气来算计我，可真真辱没了'女孩儿'三个字！"小弌先吃一惊，忙问道："怎说？"月奴道："我本是良家女子，随父亲四处卖唱做活，前日经由此地，谁想被这寺里的恶僧捉了来。把我囚在此处，老父也不知是死是活。那恶僧倒不强我，想教我甘心依了他。我如何肯依？遂怀着必死的心儿。谁想这日，强盗带了个什么八仙姑娘来劝我，那恶僧管他叫妹子。他先劝了几句，见我不依，便换了着儿。说他也是教强盗掳了来的，来劝我也属身不由己，说的声泪俱下，柔肠寸断的。我因他也是人家一个女孩儿，又见他哭的伤心，竟听信了他的鬼话，将他与我的那丸药吃了，还只道是送我上路的毒药哩！"说完又朝地下狠啐了几口。小弌道："可是怪了，八仙既与寺中强人一伙，他兄弟又如何教我去救他？"少时，忽叫道："不好，着道了！"月奴忙问道："怎说？"小弌道："那娼妇与他兄弟作了一出戏，意在引我来这怀仁寺，好来个瓮中捉鳖。你快与我走，莫教他们围住。"便带了月奴忙走出殿去。月奴一壁走一壁看，只见殿中横七竖八的皆是那些和尚的尸首，有的头颅滚在一旁，血溅三尺。有的身子被劈作两截，心肺俱已流出。那个高个和尚恰倒在自己房门口，光头自顶及口被劈成两片，犹与脖颈相连，白花花的脑浆流了一地。把个月奴唬的魂飞天外，一路紧闭着双眸，再不敢张开看一眼。心中想着，这拿板斧的女子与我一般都是金莲三寸，玉指如葱，他怎的就有这个本领胆识？

走至殿外，只见月光如皎，把那树丛墙角照的透亮，浑不见有一人埋伏。小弌本以为有场恶战，谁想竟无一人，虽有疑虑，却也管不得这许多了。忙从怀中取出纸鹤，朝空中一丢。纸鹤登时变作一只巨鹤。月奴尤是惊异，心想他莫非真是神仙前来救我。二人跨上巨鹤，一齐朝天上飞去。

且住！说书的，这八仙到那里去了？他既与那张彦在一处，小弌杀入庙中之时怎会见不着他？还有那张彦怎也不见交代，可在小弌结果的众僧之中？看官莫躁，某正要说这八仙之事。

却说这日下午，也正是沐芳睡觉之际，八仙拿那丸"三十六宫春"与月奴吃了。然这药自吃下及到药发尚需半个时辰，况发作之后犹要教他强忍上一个时辰，待他实在忍不得时再去与他行乐。故这张彦带了八仙上冷峻山取他豫备送彭宏的贺礼去了。未及得回来，怀仁寺一般恶僧早教那小弌杀的干净。

八仙与张彦正骑马回到怀仁寺，那随行着拿贺礼的听松便上前去叫门。敲了多时，犹不见有人开门。听松把门拍的山响，也分毫听不得人声。八仙道："可是怪了，他们都吃醉了不成？"张彦道："纵是吃了酒也不至个个睡的这般死沉，恐是出事了。"八仙听他这般讲来，也觉异常，把腰间单刀横在胸前。二人一齐下了马，走至门前，张彦两腿微屈，一下腾将起来，跃上墙头，跳入庙中，在里面开了门。八仙进去，见大殿中尚有灯火，便与张彦慢步走近。及到殿前，张彦一把将门推开，二人一下惊叫出来。这大殿之中业已血流成河，一股腥臭之气直冲囟门。八仙一时掌不住，直把方才吃的酒菜全吐了出来。张彦到底是强盗，一人进殿中转了转方走出来。只见他浓眉紧蹙，怪眼圆睁，两排牙齿咬的格格作响。八仙心中畏惧，遂说道："妹子身上不适，且不奉陪了。"张

彦不说话，只微微点头，八仙忙逃似的走了。看官，你道八仙如何会这般胆小？原来这八仙虽是自小習武，单讲本领确乎不下张彦。然张彦乃是个视杀人如儿戏的强人，平日里常干些开膛挖心的勾当。八仙则是个大户闺中的小姐，如何见过这个？要论胆识，十个八仙也难及上张彦半分。今日见了这多死人，早唬得花容失色，巴不得一声，飞也似的走了。

此刻八仙也顾不得什么了，忙教听松跟着，骑上马便朝城中飞奔而去。不讲八仙狼狈逃走，只说小式带着月奴乘鹤飞回城中。二人下了鹤，远远的竟望见那八仙的兄弟沐芳犹在自己屋中。小式一见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骂道："小贼囚，你还敢留在此处。"提了板斧便朝自家走去。欲知沐芳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俏郎君含羞受佳耦 美娇娘带怒窃仙桃

话说小式只道沐芳欺他，提了板斧便朝小舍走去，走到舍前，先把那门敲了三敲。这里沐芳见小式迟迟未归，早便是坐立难安，不时地踱着步儿。忽听得叩门之声，登时大喜，道："姑娘可回来了，真急杀小生也！"急忙去开门，只见那小式把对水杏眼瞪的滚圆，两个小鼻翅撑的一鼓一鼓的，身后不见八仙，却多了个妩媚袅娜的女孩儿。沐芳怪道："姑娘怎恼成这般？我姐姐怎不看见？"小式大怒，照脸啐道："小贼囚！你们姊弟不过与强盗狼狈成奸，白日里作出戏来诱我去怀仁寺，好教他们瓮中捉鳖！只可惜你这般俊秀模样，竟做如此勾当！看我结果了你这贼囚！"说罢，举起双斧便要劈下。沐芳大惊道："此话如何讲来？我若诱小姐前去，焉有在这里等死之理？"小式冷笑道："你未料及我能有命回来。"沐芳道："纵如此，我留在此处又有何用。我大可去饮酒寻欢，何必留在这里？"小式听得在理，语气稍缓，犹举着板斧道："或是你想来寻我家东西，看看可有贵重的好去卖了换酒吃。"沐芳道："小生在此未动屋中一物，姑娘如若不信，可一一查来。"小式听他句句在理，竟一句话儿也驳不倒，又想起早先遇着他时，看那光景着实不似装的，况怀仁寺中确不见有伏兵，这般一想，气也消了大半，遂放了板斧，拿了条春凳坐了，问道："照你说来，你竟不知你姐姐与那般恶僧是一伙？"沐芳急道："我那里会知晓？我若知道，还怎会如此火急火燎的要去救他？若非今日撞见了小姐，我现在恐已死在凶僧之手了。小姐若信我不过，便一斧劈了小生罢，我命乃小姐所救，虽死而不怨也！"小式听他如此一说，方知险错杀了好人，登时羞愧万分，赧然飞红了脸。又见沐芳一副死而无怨的样子，更是教自己无地自容。这般想着，不觉竟滴下泪来，又不好意思教他看见，忙拿袖子拭了，勉强说道："怪我一时卤莽，惊吓了相公，望相公原宥。"谁想说这话儿的声气早已变了，沐芳听他哭了，忙拿了帕子与他拭泪，一边出言相劝，说自己也不曾料到八仙会与强盗一路。小式也将一路之事并自己心事一一说与他听。

这里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忽诉衷肠，却把一个人撂在一旁。这人是谁？正是小式在怀仁寺里救出的那个月奴。月奴此前吃了八仙的媚药，但觉欲焰内炽，后被满殿的死僧一骇，燥渴稍缓。然其药劲尚未熬过，现心已平复，欲火复燃。因见他两个说话，不好开口，直憋的粉面生霞，星眸载水，香汗似雨，吐气如兰。好容易待他二人说完，沐芳忽看见月奴这个光景，惊问道："这位姐姐是怎的了？"小式道："教你姐姐下了媚药，也不知是何种药方，药性如何，还要再熬几时。"沐芳道："姐姐常吃一味药来，说是可助闺房之兴。那药唤作'三十六宫春'。"小式道："药劲如何？可有解法？"沐芳道："药劲听闻有三个时辰，然我姐姐说尚未见过有人可熬得过。至于解法，许是有的，我却不知晓。"月奴一下便哭出来道："莫说三个时辰，三刻我也捱不来！"小式先愣一愣，向沐芳问道："不知相公高姓尊名，年齿几何，仙籍何处，令尊做何营生？"沐芳道："姓皮名暄，表字沐芳，滁州定远县人，今年二十一岁，家父是丁酉科举人。"小式又问月奴道："妹妹姓名，年齿，籍贯，可告知否？"月奴道："姓陈，小名月奴，今年一十八岁，乃丹阳人氏，随父四处卖唱为生。"小式道："既如此，看你们年纪一般，品貌相仿。我与你两个说亲可好？"二人听了，登时羞的面起红云，眉含春色，皆低着头儿，不作一声。小式急道："别一个也不言语，愿不愿意倒是说啊，男婚女嫁还有什么碍口的呢？"沐芳道："此事断乎不可，一则婚姻大事当由父母做主，现下并无父母之命，怎好草草答应？二则我虽未婚配，却已意属有人，待回去禀过父母便着媒人来提亲，又怎好停妻再娶？"小式道："你既说没有父母之命，然你又说意属有人要回去禀告父母。如此说来，你那意中之人亦无父母之命，你又怎好擅自做主？"沐芳一时被问住，说了声"这个"，却没了下句。小式又道："莫说是你已有了意中之人，纵是已经定下了亲事，或是已然婚配，也断无推辞的理。如你这等世家，娶上三妻四妾又有何妨？何必说出这等话来？"这下沐芳连"这个"也说不出了，只低着头不言语。小式道："你既不说话，我只当你答应了。"又向月奴道："皮相公已经应了，不知妹妹可答应？"月奴害羞道："本当父母作主，然我年幼丧母，父亲现也生死不明。姐姐既救我性命，便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养爹娘，全凭姐姐作主便是了。"小式笑道："不敢不敢，既然你们皆已答应，今夜便成亲可矣。"又对沐芳道："我妹子中了你姐姐的媚药，你要好生与他解毒，知否？"沐芳羞的说不出话来，惟颔首答应。于是小式与他二人焚过纸马，便扶他们去内间睡下。

当下小式扶了二人进去，心中却自有一番打算。原来这日黄昏，小式自去店中沽酒，恰巧看见沐芳在与那店家说他姐姐被捉之事，因见沐芳这等美貌男子，心中有意，待欲与他配作鸾俦。遂上前去搭讪，答应助他救出姐姐来。本想待救出了八仙，沐芳感他大恩，也由不得不依了。谁想这八仙

竟与寺中强盗是一路人，又半路杀出个陈月奴来，前面想好的计策全盘打乱。于是小弌心生一计，因月奴媚药未解，故藉此将他与沐芳说成一对。待他二人合了卺，自己又是月奴的大恩人，便去央月奴为自己做媒，这事遂无不成的理。此刻小弌在外坐了少顷，忽听见房内笑声吟吟，钩帐叮当，心知二人成了那事，一时欲火难禁，不能自持。遂潜身走到房门前，把眼睛贴着门缝儿朝内看去，只见月奴金莲钩在沐芳腰里，沐芳双手捧住月奴粉颈，在那里急急抽送。看到出神之际，不觉一阵热烘烘的从小腹流下，似小解一般。把手插进裤中去摸那物，则湿湿浓浓的骚痒非常，恨不能立时进去，与他两个联成一床三好。

不言沐芳与月奴如何快活。且说八仙带着听松仓皇逃回，到了店中，却不见他兄弟影子，忙向店家询问。店家见着八仙，惊道："姑娘未教强人掳去？怎生便回来了？"八仙啐道："甚么话！我便该教人掳去么？"店家道："这下坏了，你兄弟只道你被怀仁寺的恶僧捉了去，黄昏时刻提了宝剑要去救你呢！"八仙大惊，忙问道："他怎生知道怀仁寺里有强盗？"店家道："今儿黄昏，他见你还不归来，便问我怀仁寺是甚的去处，我便与他说了。"八仙因在张彦处吓得不轻，气儿本就不顺，听他这么说来，不觉怒火中烧，一把将那店家劈胸扯住，提将出来。骂道："老亡八，我去会友与你何干？要你在我兄弟面前嚼舌！他若少了一根毫毛，我决计饶你不得！"店家唬得面如土色，待要挣扎，苦于八仙力大，那里挣的开？口里不住讨饶。八仙把他往地下一摔，朝身上狠啐数口，那店家几乎跌散了骨头，躺在地下叫苦不迭。这里八仙对听松说道："你在此处守着，万不可离开，公子若是回来，且教他在房中等我。"又朝店家道："你也好生盯着，若我兄弟有个好歹，定将你缚去公堂！"不及二人唯唯答应，忙便出门上了马，复朝城外怀仁寺奔去。

一路策马狂奔，赶至怀仁寺，但见庙门紧闭，墙内不见灯火。也顾不得叫门了，直截越过墙去。只见寺中漆黑一片，全无半出光亮，八仙连叫几声，略无一人作答。遂把单刀横握胸前，款步朝大殿走去。推开门去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。八仙又叫几声，依旧无人答应，但有回声荡耳。八仙知这殿中皆是些身首异处，肚破肠流的死人，到底不敢进去。在外逡巡片刻，忽生一计，将身上斗篷扯下一条，在后院捡根干柴裹了，到偏殿佛像前去蘸了香油，制成个火把，拿火折子点了。八仙遂用左手擎着火把，右手握着单刀，慢步走进大殿，只见殿中的尸首已被人排作一队，靠西墙放了。八仙拿火把就着那排死人细看，凡一十六具尸首，有今早来客店引路的和尚，有开门的高个和尚，有张彦桌旁的那个小和尚，独不见有沐芳。八仙长舒一口气，忙退出殿去，心道："想来兄弟尚在人世，然他现在何处耶？又是谁人将这僧众杀死的？沐芳与他碰过面否？"这般想来，愈发不得头绪，无奈何，又不敢在寺中过夜，只得骑了马，复回城去。

及到三更时刻，方赶回到客店。几番往返下来，早累得八仙眼都张不开了，也顾不得洗漱，鞋也不脱，和着衣裳便往床上一栽，睡死过去。不知睡了几时，但觉一阵麝兰之气沁入心脾，登时疲乏皆去，困意全消。八仙一下站起身来，听得门外有几个女子的说笑声。一个说道："此番蟠桃盛宴便只邀蕙英姐姐好了，蕙华姐姐因当年杀死龙女之事，至今未见菩萨一面。到了座上，见着观音大士恐生尴尬，还是不邀的好。"又一个说道："若不请蕙华，蕙英怕也不肯前来。王母娘娘着我们来请他姊妹两个，若一个也请他不到，回去恐生怪罪。"八仙听得他们在说什么蟠桃宴，心想这不正是那长春真人书里说的么，外边几位想必也是仙女了。正欲说话，又听得他们提及自己母亲，竟说不邀了。不觉大怒，心道："我母亲乃蕊珠宫主人，与瑶池西王母，南海观世音俱是同辈，那龙女是什么东西，观音座前的一条狗罢了，也值得这样？西王母都说要请，这几个小贱人竟敢抗命，恁的可恨！"方欲出去，忽记起身上斗篷被扯去了半片，忙脱下来，另取了一顶大红斗篷披了。开门出去，却见外边一个人儿也没有，四下里的景色也与昨日大相径庭，全然不是一个所在。但见：

花生夹道，莺啭梢间。风拂碧柳，小径通阆苑之路；鹤浴青云，瑞霭袅瑶池之巅。上有丹凤翱云，下有斓虎啸涧。非是天台采药处，定为紫府九重天。

八仙一时不知何往，只得随着道儿走去。行不多时，到了一处，只见仙花馥郁，异草芬芳。八仙道："这里便是仙家么，怎生不见个人儿？"正当这时，忽听得远处有人声走来，忙跑到假山后藏了。俄顷，忽看见那红衣仙女，青衣仙女，素衣仙女，皂衣仙女，紫衣仙女，黄衣仙女各挎一个花篮，拿一个拂尘，徐徐走来。八仙心道："这便是西王母着了来摘仙桃的七衣仙女了，怎的只有六个？是了，至小的那个绿衣仙女因董永之事抹了脖子，已死了多年。我且好生跟着他们，不怕寻不到蟠桃园。到了园中，我虽没有孙大圣那般神通，然要对付几个女子还有不成的理么？"遂潜身跟在那六衣仙女后面，一齐朝前走去。绕过几处朱栏玉砌，宝树清溪，忽见前头有个大石坊，上书篆体"蟠桃园"三字。一行走过石坊，及到园首，犹是那蟠桃园的土地在那里把门。仙女自近前去跟那土地说。八仙略略一思，从怀中掏出一物在嘴里噙了。又掏出个油纸包儿，展得开来，里面是一个三寸高的纸人儿，一顶金针，一丸奇香的药。八仙拿金针在自己指头上扎了一扎，挤出几滴血来托在掌中，再把那药捻碎，用血调和，拿指头蘸了，抹在那纸人的眉心之处，口中念个诀儿，遂把纸人丢将出去。那纸人落地便腾起一阵白烟，竟化作了另一个八仙，那模样儿同八仙分毫不差，身上穿的也是一般的红衣红裤，只是站在那里不能言语动弹。

这边众仙女和那土地听得有声响，遂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绝色女郎正站在那儿，红裳飘舞，含笑嫣然，天人不啻。土地道："这也是你们姊妹么？"仙女摇头道："不曾见过。"遂问道："大姐是那方仙人，为何到此。"女郎不言亦不动，犹是看着前面微微含笑。仙女连问几遍不见回答，心中奇怪，遂同土地走近了细看。未及走到跟前，便觉一阵幽香袭来，青衣仙女道："异哉，这香怎

生有些刺鼻钻脑？”谁想话未说完，便觉手足麻软，一下瘫软在地下。其他众人见倒了一个，方知中计，奈何身子早不听了使唤，一个个先后都瘫倒下去。八仙在暗处看见，不禁大喜，走出来收了纸人，仍拿油纸包了揣在怀里。那土地和六衣仙女倒在地下，睁睁的看着八仙走进园去，心中叫苦，只恨身子不得动弹，话也说不出来，一个个把眼瞪的碗大。看官，你道八仙自己也闻了那香气儿，却为何不曾教他熏住？原来八仙口中噙着那物，唤作“龙亶石”。这龙亶石便是龙的胸骨，含在口中可避一切邪气。那些个熏迷香的强盗口里皆要含着此物，不然休说去熏别人，可不先把自己熏住了。

却说八仙进得园去，但见园中花似云锦，果载枝沉，树下皆是异卉奇花，枝间尽是祥云瑞霭。端的是：绝非玄都凡俗中，瑶池王母自栽培。八仙喜极，见这仙桃个个都有拳头般大小，一时也不知先吃那个，遂拣了个熟透的，剥了皮，咬上一口。但觉清香满口，周身通泰，一时竟有说不出的快活来。忙两三口吃了，又去剥另一个。一下吃了六七个，登时肚胀如鼓，再吃不下了。遂又摘了往怀里揣，概有二三十个，直装的胸前高高鼓起，再塞不进半个，豫备着带回去与父母兄弟姊妹们同吃。正当八仙打算回去之时，忽听得身后一记爆喝，说道是：“何方怪物，安敢来此偷桃！”八仙大惊，心道：“莫不是那齐天大圣来了？”欲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释前嫌姑嫂成弟妹 明端的侠客作将军

话说八仙拿了仙桃正欲回去，忽听得身后一声爆喝，急急回首望去。但见四个黄巾力士，身披环甲，手执利刃，围在自己身后。正是蟠桃园的一班锄树力士，运水力士，修桃力士，打扫力士。八仙身上未带兵刃，不敢同他们硬斗，遂假意丢个门户，把左手拢住右手拳头，道声：“请！”四个力士见他一拱手，遂一齐奔将进来，那修桃力士把刀朝他胸前一搠，八仙侧身避过，争奈胸前被仙桃撑的高鼓，一下未能尽避开来，把那件酡红撒花上襦拉出道大长口子，怀里蟠桃登时泻出，掉落一地。八仙急从袖中取出包石灰来，朝那四力士面上一撒，脚下抽步便跑。四个力士一时张不开眼，及到看清，却见八仙已跑出了七八丈，急忙追将上去。八仙自七八岁时便裹的好脚，却因習过武艺，初跑起来也不输男人，然若跑的久了，定不敌那些个力士。这里八仙慌不择道，一下冲出园去，径自跑上了当年七仙女看人间的鹊桥，桥下便是滚滚天河。那四个力士愈追愈近，八仙无法，只得翻身跃入水中。是时，忽有一记霹雳在耳旁炸响，八仙大叫一声，一下坐起，竟见自己仍在客店房中，身上已是香汗淋漓，方知乃是黄粱一梦。待欲起身振衣，谁想方一立起，竟有几个桃儿从衣中掉落。八仙大惊，忙向身上看去，却见胸前衣裳破开道大口子，伸手一探，里面还有两个未掉出的蟠桃。再看桌上，尚放着自己换下的残破斗篷。八仙一时惊骇不已，道：“此真神迹也，昨夜游天宫之事，真耶幻耶？”

不说八仙犹自惊骇，但讲沐芳同月奴一夜颠鸾倒凤，两个人你贪我爱，如胶似漆，一时海誓山盟，遂成恩爱夫妻。翌日早间，二人引臂替枕，相搂相抱，迟迟不欲起身。小弌在外已自梳洗好了，见他两个犹不起来，遂在门外笑道：“日上三竿了，你们休快活死了，快些起来罢！”二人遂含羞穿衣起来，见桌上摆了一壶酒，几碗汤饼，还有用红绸带系在一起的两个酒钟子。小弌笑道：“小两口昨夜未吃交杯盏，今个补上。”说着便亲手与他二人斟了，沐芳与月奴讪讪的接过吃了。小弌笑道：“一条衾被里睡了一夜，怎还这般扭捏？是了，定是嫌我在跟前，不好狎昵。好个没良心的，方配了佳耦便忘了红娘。也罢，你们亲香你们的，我且出去买些酒菜来，不在此处碍眼了。”沐芳忙道：“小弌姐姐那里话，我们怎敢嫌姐姐碍眼？”这话还没说完，小弌早头也不回的出去了。月奴笑道：“他真是，一个女孩儿家这般风风火火的。”沐芳见他说的柔媚，又因四下无人，不觉情动，遂一把揽入怀中，勾住玉颈，捧过粉面来与他亲了个嘴儿，笑道：“你说的是，我的心肝。”月奴笑道：“如他这般的女孩儿你可见过？”沐芳抱着月奴，脱下他一只绣鞋儿来，斟上酒饮了，笑道：“我倒是看见过一个，我那姐姐便同他一样，整日里大刀金马的，说风便是雨，从不拖沓。”月奴知他说的八仙，心中便不受用，说道：“你姐姐生得这等花容月貌，却要做这般事情，真真可惜了的。”沐芳道：“我常听闻他与我大哥乃是定远一霸，无人敢惹，便是知县老爷见了也要敬他三分。我此前并不深信，我道大哥这般也便罢了，姐姐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儿，怎会教人怕到那般田地？今听你所说，便由不得不信了。扬州到滁州百里之遥，这里的强盗尚对他恭敬有加，休说是滁州当地人了。”月奴道：“不知你我日后见了他，当如何说法？”沐芳道：“你也休耿耿于怀了，见了他，笑一笑也便罢了。他也并非全然无功，若非他与怀仁寺众僧有往，我便不会提着剑去要去救他。若没我提剑去救人，也便不会遇着小弌姑娘。遇不着小弌姑娘，自也不会有人去怀仁寺将你救出。如此讲来，他还有功于你哩。”月奴笑道：“猾贼，好个诌断肠子的。”沐芳笑道：“还未讲完呢，若不是他那粒‘三十六宫春’，又怎会有你我昨宵之爱？我们结此姻缘，皆仗了我姐姐的福。他本想给那凶僧添个贤夫人，却怎想给自己添了个好弟妹！”说罢，二人齐声大笑，与八仙再无芥蒂。

且说那画楼小姐自昨日与沐芳别过，心中怅然不快。因自己是个太守千金，平日不好轻易出门去，前两日恰逢佳节，方能出去一走。此番回家，不知何时可再与沐芳相见，故而十分苦闷，只盼沐芳可早日前来提亲。一时无计排遣，遂自吟成一阕《望江南》：

绿窗女，待月赴西厢。不怨露寒湿罗袜，只恐长夜伴无郎，独倚画帘旁。蓝桥路，寻之愈渺茫。楚岫阳台云雨散，巫姬何处觅襄王？空闺绣枕凉。

侍女冬儿见小姐如此不乐，遂近前说道："姐姐犹在思那皮公子吗？"画楼叹道："如何不想，这冤家真真教我魂儿也丢了。"冬儿道："姐姐既想他，何不写封书信约他前来？"画楼恍然大悟，笑道："可不是呢，快与我研墨来。"一时冬儿研了墨，画楼写好了着他送去，令不与旁人说起。

冬儿拿了书信出得门去。走至客店，见只有八仙和听松二人在房，遂道个万福问道："姑娘昨日到那里去了？我家小姐来过，却不见姑娘。"八仙道："昨日早间有好友邀我赴宴，未能在此候着画楼妹妹，还望见谅。"冬儿笑道："那敢怪罪，不知姑娘那位兄弟到那去了。"八仙道："莫提他，昨日不慎走失了，今个若再不见他回来，我便要报官去了。"冬儿惊道："怎说？好好的一个人怎便丢了？"八仙道："说来怨我回来的迟，兄弟见我久不回来，便独自出门去寻我，谁想竟把自己弄丢了！"说着便要滴下泪来，忙拿绢子拭了。冬儿忙出言劝道："姑娘莫焦躁，令弟许是走的远了，在外宿了一夜，待会儿便回来了。"八仙道："但愿如此，不知你来寻他做甚么？"冬儿道："小姐着我与他送信来。"八仙本是个偷香窃玉的行家，听如此一说，立时便知画楼有意他兄弟，却因沐芳走失之事心烦不已，也便不多问了。遂说道："好，你且把书信留下，待他回来了，我自拿与他看。"冬儿见他没有相留之意，遂把信给了八仙，自回去了。回到府中，告与小姐。画楼听知沐芳走失，登时似遭雷击，半晌无言。

却说小式见沐芳与月奴狎昵，心中作痒，故借着置酒菜之名一人出去了。一时购了酒菜回来，见他两个犹在那里说笑，遂笑道："你们且歇歇罢，吃些酒菜来。"又朝沐芳说道："你这没良心的，只顾与媳妇玩笑。你姐姐尚在客店等你呢，若再不回去，他怕是该哭了。"沐芳猛的立起，忙道："该死，该死，我竟忘了如此大事，你们且留在此处，我这便回去带姐姐来。"说着，酒也不吃了，直截跑出门去。这里小式见走了沐芳，便笑向月奴道："妹子，姐姐与你保的媒尚满意否？"月奴垂首笑道："极好。姐姐救我性命，又成全我姻缘。妹子当衔环结草，报姐大恩。"小式笑道："妹妹不必这般，我天性看不得那些个恃强凌弱的主儿。抑强扶弱乃我本职，无须报恩。只是此刻我有一事要求妹妹，此事除了妹妹亦无人可做得，不知妹妹肯与不肯？"月奴道："姐姐只管说，纵要我上山捉虎，下海擒龙，我也照办。"小式未语先红了脸，踌躇片刻说道："妹妹终身之事既定，我亦替你高兴。只是姐姐而今十九岁了，尚未配得夫婿。"月奴笑道："原是这件事啊，姐姐可有入得眼的，妹子替你说去。"小式道："当下便有一人，只不知妹妹肯与不肯。"月奴道："是谁？妹子的命便是姐姐救的，有何不肯的？"小式吞吐说道："不是别人，正是妹夫。"月奴先一愣，随即大笑道："我道什么难事呢，把姐姐臊成这般。姐姐能看上拙夫，我高兴尚来不及，怎会不肯呢？日后我们姊妹便可一并侍奉翁姑，相夫教子，永不分离了。"小式道："贤哉我妹，真愧杀姐姐了。只是我今已非完璧，不知妹夫可肯成全？"月奴道："这个不必忧虑，姐姐这般天姿国色，于他又有救命之恩，怎由他不依。待他回来我便说去，定教你们今夜便合卺。"小式起身含羞道了个万福，说道："多谢妹妹了。"慌的月奴急去扶他。

再说沐芳一人回到客栈，见了八仙，自是一番抱头痛哭，软语温存，不消细说。及到说起小式之事，八仙攒眉怪道："竟真有如此奇女子？我倒要好好见识一番。"沐芳又说起自己与月奴之事，八仙大笑道："好兄弟，你今个可算破身了，姐姐前日之言未见得欺你罢？"沐芳笑了一笑，并不言此前已教那画楼小姐占得头筹之事。八仙道："对了，前日来过的画楼小姐你可记得？他着婢女带了封书信与你，你恰不在，我便先收下了，还未拆看呢。"沐芳一听是画楼，忙讨过书信来看，只见上面写道是：

妾以情故，投诸君怀。今白璧成瑕，葳蕤失守。红妆尚凝臂间，莲钩犹在君握。劳君休负，勿令秋扇见捐；望郎见怜，莫使白头之叹。妾自比待月崔莺，羞赴西厢。君若如萧寺张珙，当上玉楼。深闺苦待，为迎天台之客；蛾眉蹙损，皆盼梦里之郎。特着红娘相告，付以彩笺；妾自熏衣展被，专候君来。

后又附一绝云：

别止一日似经年，晓来提笔寄诗笺。
可惜夜长谁是伴，半轮月照一人眠。

八仙看罢，问道："如何？他竟同你做下了？"沐芳道："昨日早上他便来过，本欲同你再议前番说的事，怎想寻你不见，便同我试了一试。"八仙噗哧一笑，道："好不害臊，一个是黄花小子，一个是黄花闺女，你们黄花对黄花，真真个馋猫儿得了鲜鱼，烈火儿焚了干柴了。"说着二人都笑起来。沐芳也拿了纸笔，回书一封以答画楼：

自挹仙姿，魂灵若散。盖荫前世之德，遂承今宵之爱。非司马高才，幸揽侯府闺秀；无宋玉美貌，愧抱东邻丽女。鸳鸯交颈，共徜徉乎碧水；蛱蝶缱绻，同栖止于花间。受小姐之芳泽，付狂生之拙墨。卿既有莺莺之意，暄岂无君瑞之心？虽无云英玉杵，却受月老红丝。不劳贵趾，卿且香闺待候；夕阳但下，予当踏月自来。

写毕，也赋诗一首附在书后：

彩笺玉笔字字心，二鼓轻叩月下门。
不负蛾眉秋水断，画楼悄上会佳人。

题罢，沐芳道：“书既写好，只是如何与他送去？”八仙笑道：“这般小事，交与我便好了，我自与你送去。”沐芳道：“如此先谢过姐姐，现下还有一事，那月奴和小式姑娘尚在那里，姐姐不随我去看看？”八仙道：“正是了，我也该见见我的弟媳妇和那位小式女侠了。”遂跟着沐芳出了客店，往小式家走去。

不移时便到了小舍，沐芳上前敲了三敲，开门的是个十八九岁，着葱青色软绸披风的女子，生得面若银盘，目似水杏，柳眉点翠，樱口含丹。八仙知是小式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平平的道个万福。小式也只淡淡一笑，算是见礼。三人一并进屋，八仙看见月奴，脸上讪讪的，月奴倒不计较，笑着叫声“八仙姐姐。”沐芳笑道：“这便是我姐姐，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了。”八仙不与他们搭话，只在屋中四下张望一番，一时拿起台上的黄纸细看，一时又走近墙上悬着的板斧去打量。小式见他看了多时，遂问道：“不知姐姐看出什么没有？”八仙并不答言，只是笑道：“不知女侠使的兵器重有几许？”小式道：“一柄三十二斤。”八仙拿了一柄在手里掂了掂挂回去，又拿起另一柄掂过。完了走到桌旁坐下，捧起案上香茗啜了一口，一字一顿的笑道：“赵女侠大义救我兄弟性命，小女子在此谢过。”沐芳和月奴都自惊异，问道：“什么赵女侠，姐姐怎知他姓氏？”再看那小式，听见八仙之言陡然变色，说道：“我不姓赵。”八仙笑道：“那你姓什么？”小式道：“我，我姓李。”八仙笑道：“惯使一对夹钢板斧，左斧三十一斤半，右斧三十三斤。十三岁通習左道之术，可御六丁六甲，撒豆成兵，剪纸作马，赵女侠端的名不虚传。”小式脸色煞白，汗如雨下，说道：“休得胡言，我非什么赵女侠，我姓李，名叫小式……”八仙笑道：“玉莲教八大女将之首，赵——”不待他说完，小式大喝一声：“住口！”飞起一脚直朝八仙面上踢去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两相惜寒舍成大礼 独苦盼空闺作小诗

话说八仙方说到“赵”字，小式大喝一声：“住口！”飞起一脚直朝八仙面上踢去。八仙面犹带笑，右手犹托着茶盏儿，只伸出左手一抓，便将那凤钩儿捉在手中，鞋头去鼻尖不盈两寸。沐芳同月奴两个大惊失色，齐道：“好好的怎动手来了？快些停了手，大家是一家人。”二人口上这般说，身子却不敢朝前半步，生怕他两个打起来不认人。八仙不睬二人，兀自吃了一口茶，笑道：“西门庆踢花子虚使的弹脚，此一着乃宗师观斗鸡时悟出的，姑娘练的尚不到家。”小式冷笑道：“方破了一着，有何可说的？”八仙笑道：“女侠且收了脚再说。”小式便将小腿向后一抽，谁想竟纹丝未动，又使劲抽了几抽，奈何蜻蜓撼柱，半分动他不得。八仙笑道：“我且用劲了。”小式但觉一阵剧痛自足底传来，直欲把金莲挤碎。口里大叫一声，狠命一抽，竟将那只凤头绣花弓鞋留在八仙手中，身子一个踉跄，连退数步。八仙一笑，一边拿了银壶便要往鞋中倾酒。小式恼羞成怒，朝前一个箭步，提起粉团似的拳头便打将上去，唬得沐芳、月奴两个惊叫一声，不敢张眼。这里八仙不慌不忙，不闪不避，一手托着弓鞋，一手拿着那壶正往里边倾酒。小式一拳眼瞅便要击在八仙脸上，八仙左脚早点着他心口，一下踹出一丈来远，跌在地下挣不起来。八仙将鞋中酒一口呷了，站起身来，直朝小式走去。沐芳一声跪下了，哭道：“求姐姐饶了他罢，纵真是玉莲教，好歹救了我与月奴二人性命啊。”八仙道：“他救了你两个，却杀了怀仁寺一十六人，这一脚便代张彦大哥踢了。那十六人虽多行不义，然抵这一脚尚抵得足罢？况我自在说话，是他先踢我来着。”月奴道：“既如此，姐姐一脚踢过，可便饶得他。”八仙道：“我几时说要他死了？我是要接着方才的话说去。你且扶他去坐下。”沐芳长舒口气，站了起来，与月奴扶了小式坐下。八仙道：“玉莲教八大女将之首赵玉琼，尽得迟鸿儒左道之术，更兼武艺超绝，艳若娇花，人送诨号‘俏李逵’，所以姑娘方才要说他姓李。”小式苦笑道：“罢了，我今个真真遇着克星了，实话对你们说了罢。我确是姓赵，学名玉琼，此是师父与我取的，幼时在家，父母皆唤我作小式。我父赵望受玉莲教妖人蛊惑，带了一家四口一并入教。是时，教主迟鸿儒自封皇帝，欲挑八个女孩子传習左道之处，因见我兰心蕙性，遂收了当作弟子。那八个女孩子中年齿属我最长，资质属我最高，凡纸兵豆马之术，我一学便精，故颇得师父青眼，尽得其术。我父兄也因我颇得委任，被封作天师大将军。后我们八人学成，俱封将军，以我为首，这便是玉莲教的八大女将。我们随迟鸿儒四处攻城略地，烧杀掳掠，做下滔天巨恶。那时我年已十八，每日杀人越货，愈觉良心受谴。师父云此是斩妖除魔，替天行道。我颇不以为然，也曾与我父母兄长说起，道玉莲教乃旁门左道，行逆天之事，一旦天威降临，终将自取灭亡。谁想教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说迟鸿儒乃神仙，岂有舛错。我无法，只得自剪了纸鹤，逃出生天。果不其然，我逃走止数月，便闻朝堂震怒，遣大军进剿，摧枯拉朽般踏平了玉莲教，那自命神仙的迟鸿儒死于乱军之中，我家父母兄长也皆被悬首蒿街。”说着便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，再说不下去，月奴听得他死了父母之言，想起自家父亲生死未明，一时也掌不住陪他一起落泪。八仙见他不言，便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天兵进剿玉莲教之时再未见过大名鼎鼎的俏李逵，原是良心发现，自行逃了。那与你一并習道的七员女将在你去后几番与天军交战，斩杀擒获猛将三十余人，一度教人闻风丧胆。后玉莲教兵败之际，三人被杀死，二人被生擒，押回京师问斩。现下还有两人不知去向，你可知他们下落？”

玉琼道：“我那里知晓，我与他们道不同。自逃走后，为赎此前之罪，我遂每常做些打抱不平，抑强扶弱的事儿。无钱之时，便向那班奸商强盗讨些来使。今既被姑娘拿住，杀剐请便，只是我尚有一事不明，望请告知。”八仙笑道：“你不知我是从何学来的这等身手，这般法术。”玉琼笑

道："果教姑娘猜着了，还望告知，我死亦无憾了。"八仙道："只怕你不信，我与沐芳俱是天上仙女所生，而我自小随母亲修習道法。至于武艺，一则我身有仙气资质过人，二则我有良师相授。此二点俱是你比不得的，故输我也在情理之中。"玉琼道："竟是如此，我道你们姊弟两个怎有这般好模样，原来竟是仙人所养。"八仙道："你是玉莲教一大女将，本当缚你去送官。因你良心未泯，迷途知返，又救得我兄弟性命，此事便此罢了。你杀我张大哥十六个喽罗，我踢你一脚也算还了。此后你再不要乱使那左道之术，今个是遇到了我，明儿若是遇着别人，可便不好了。"沐芳，月奴只道八仙不肯放过玉琼，听他这般说来，不由大喜，急忙拜谢，八仙道："谢什么，我未说完呢。玉琼姑娘，你此番吃罪了我张大哥，恐难在此长驻了。他武艺不在你之下，手上还有二三百喽罗。你杀了他十六个徒儿，还抢了他未过门的夫人，他怎肯与你将休。不知姑娘有何打算？"玉琼苦笑道："还有何打算，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罢了。若教他杀了，正好偿我造的孽。"八仙笑道："蝼蚁尚且贪生，姑娘年华正好，切莫轻言'死'字。你救我兄弟一回，我也救你一回。观你望我兄弟之神色，知你有意于他，如不嫌弃，可与他结作百年之好，随我们一齐回滁州去。"沐芳万不曾想到他会这般说，一时羞的无地自容。月奴心中早有此意，一听这话，不觉喜出望外，笑道："太好着，这般我们便是姊妹了。"玉琼心中则羞喜交杂，虽早把芳心暗许，到底是个未出阁的女孩儿，当众被人言及此事，也不由把头儿低下了。

看官，你道八仙为何会这般，教自家兄弟娶个逆党之女？原来这八仙自听沐芳说起玉琼之事，便自有了收他作弟妹之心。却是为何？只因八仙乃是个要强的習武女子，在家中姊妹里大有鹤立鸡群之态，听闻有个玉琼与自己一般，便生了那惺惺惜惺惺之感。及到见着玉琼，观他如此美貌，又闻他这般大义，便立志要娶他进门。故说了前边那番话，好教他推拒不得。

这里八仙见玉琼久不答言，便思与他个台阶儿，遂笑道："你既不肯说，我且倒数三声，你若不作声，便只道你答应了。"玉琼但笑不言，心中却喜八仙知自己心事。果然八仙数过三遍，玉琼默不作声。八仙笑道："这般便是答应了，既如此且同我兄弟吃个交杯盏儿。"说着便拿了红绸子系好两个酒杯，教沐芳与玉琼一人一个拿了，亲自斟上酒教他们吃了，笑道："既吃了交杯盏，便是夫妻了，你们自去房里作亲去。我还有事儿，先不奉陪了。"径自便出了门去。留下三人相视而笑，月奴笑道："我只道他要取玉琼姐姐性命，谁想他竟是这般好人，不独未要姐姐性命，反成全了一段姻缘。"沐芳笑道："我姐姐便是这般，谁待他有恩，口上不会称谢，却定要报以涌泉。"玉琼道："我不曾想到郎君竟是仙人之子，无怪这般品貌出尘了。"月奴笑道："莫说闲话了，你们快些进房去罢，常言道，春宵一刻值千金也。"玉琼怕他一人在外寂寞，遂说道："妹妹也是郎君妻室，不妨与我们一齐进去，同做那被底鸳鸯可好？"月奴掩口笑道："那里话，今日是你们大喜之日，怎好有他人来搅？昨夜我与郎君绸缪之际，也不见姐姐进来啊。"玉琼知昨日偷瞅他二人之事教他知晓了，不觉面红耳赤，笑啐一口，与沐芳携手入房。

进到房中，沐芳笑道："我本把姑娘当菩萨似的供着，不敢心生妄想，不料今日竟能与卿同拥翠被，端的三世之福也。"玉琼笑道："郎君言重了，与君相交，乃我夙愿，今日蒙令姊执柯，实妾之幸也。"沐芳听的动火，遂一把搂过，捧住桃腮，与他做那吕字。玉琼忙把丁香递过，沐芳拿舌头裹了，用力品咂，伸手往他裤里一摸，只觉那物坟起，隐隐然有些骚水。忙便令玉琼卧在床上，与他除下裤来，露出雪白两条玉腿，紧含着那件话儿。沐芳分开双股，捧起金莲架在肩上，把龟头凑着阴户摩弄移时，弄得玉琼酸痒难禁。玉琼道："达达，只管在外则甚？"沐芳闻言，便把玉茎塞入，款款抽动，只觉里边淫水泛溢，十分通快。遂问他道："花心教谁人折取？"玉琼道："我随师父学艺，十三岁时教他偷上了。"沐芳初道他是个女子，不敢尽兴。既是个知趣的妇人，便一下顶进花心，大肆抽弄起来。玉琼一时叫快不绝，原来迟鸿儒那物长止三寸，大止一围，那曾试过这长过半尺，不能盈握的东西。沐芳一时没根抽顶，直捣花心，弄了五百余抽，玉琼吁吁气喘，如在云霄。一时丢开，拿罗帕拭尽，相搂而眠。

不言他二人快活，且说那画楼闻得沐芳走失，竟似教雷击了一般，讷讷的坐在那儿，别人与他说话也不搭理。把个冬儿急的，百般逗他玩笑无法。只得急道："我的娘，你若再这般下去，教老爷夫人看出端倪来可便不好了。"画楼一下哭出来道："你道我愿这般？皮郎不知去向，如何教人安心得下！"冬儿道："他此刻许是已回客店了，只是碍着日头，不好立时过来。待到金乌西沉，玉兔东升之际，他便来了。"画楼叹道："劳姐姐再走一遭，看看他可在店中。"冬儿道："不是我不愿去，只是我频频出府，恐教人猜疑。"画楼一把抱住冬儿，哭道："好姐姐，求你再帮我看一回，不然我真真个放心不下。"冬儿叹道："如姐姐这般痴情女子，端的世间少有。也罢，便为了这等情意，我也当再去一遭。"画楼喜道："若我与郎君事成，定不忘你之功也！我教他也讨了你去可好？"冬儿满面通红，跑着出去了。

留下画楼一人在闺中，望着里床，空荡荡的，心中好不孤凄，自语道："我蒙苍天垂幸，生得个好模样，又好容易觅了个风风流流的标致人儿，怎便生出这许多事端来？沐芳走失了，那八仙姐姐怎也不见来？我尚有好些事待欲向他请教。"嗟叹一番，吟成三绝：

其一

清明邂逅逢玉郎，叶底黄鹂卧成双。
才抱芳姿踪迹渺，空闺垂下泪两行。

其二

寒月森森上帘栊，竹语幽咽泣东风。
孤灯一盏窗前颤，独刺鸳鸯倚熏笼。

其三

风剪弱絮谢红花，翠楼凝妆到日斜。
刘郎莫恨蓬山远，重拾云雨赴巫峡。

吟罢，还欲再作一绝，争奈文思尽了，苦思半日而不得。正在凝思，忽闻帘后有人吟道：

休教相思损绿蛾，韶华何必唱悲歌。
晚来月起西墙下，方见池中并蒂荷。

画楼大惊，听这声气儿却有些熟悉，只是仓皇间不知何人，忙便问道："是谁？"

欲知是何人潜入画楼闺房，意欲何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喜重逢姊妹复谈龟 乐相见夫妻登绣榻

话说画楼听得有人吟诗，不觉大惊，忙问是谁。帘后那人笑道："怎的？两日不见便连我的声气儿也听不出了么？"忽见帘后转出一女郎来，但见他瓠犀微露，黛眉轻扫，不是八仙是谁。画楼惊喜万分，忙道："姐姐是如何进得来的？"八仙笑道："妹妹家也非深宫大内，怎见得便进不来？我从后墙翻入院中，见无人看见，便自上了楼来。"画楼道："不知姐姐那兄弟可回来了？"八仙笑道："便这般急着要问郎君？"画楼红了脸，低声道："姐姐知道便好了，可不许怄我。"八仙笑道："我那敢怄妹子，他早便回来了。妹妹那信也已看了，他自写了回书教我与你送来。"遂掏出沐芳之书递过。画楼从头看罢，不觉大喜，笑道："这冤家害我几欲吓死！"八仙笑道："你可不知，我们为他吓个半死，他却自在快活呢。"画楼道："怎说？他去寻你不见，自己却一夜未归，不知到何处去了。"八仙笑道："他可快活死了，左边一个佳人，右边一个姝丽，个个容华若仙。这等艳福连我都教他羡杀。"说完便拿眼瞅着画楼，看他如何。画楼略略一愣，旋即笑道："凭他这等模样，艳福也是自然的。姐姐若是个儿郎，恐比他还生得好看呢。"八仙道："妹妹便无醋意么？"画楼笑道："我非妒妇，只消郎君待我不负便足矣。如他这等才貌双全的郎君，凡女子见了无有不爱者，便偏许我爱不许人家爱？我若个个都要去吃醋，岂不生生把自己气死？"八仙喜道："真贤妇也！沐芳果未看错妹妹！"画楼笑道："只不知昨夜是谁家的小骚货受用？"八仙笑道："你可莫骂他们小骚货，他两个年岁俱比你长。"画楼笑道："莫论年岁如何，我终是正房，他们皆要唤我姐姐。"八仙哈哈大笑，道："小丫头倒还精细。"便将自昨日沐芳碰到玉琼，到今日自己与他们作伐之事皆说与画楼听了。画楼听罢，也感于玉琼大义出手救人，月奴宁死不从强盗，自赞叹了一回。

少顷，画楼说道："我们那日的话尚未说完，还请姐姐续上。"八仙故作不知，笑道："我不曾记得说的什么。"画楼掩口而笑，伸手在八仙胳膊上一拧，八仙躲闪着笑道："真个记不得了，请妹妹明示。"画楼又在他胳膊上用力一拧，疼得八仙叫道："嗳呀我的妈妈呀，看你一对纤纤玉手，掐起人来怎恁的狠。"画楼笑道："说了不许怄我，又怄我来着，这下你可记得了？"八仙笑道："记得记得，上回我们正谈那闺中之事，不知妹妹还要听甚么。"画楼道："上回你道龟有品类，愈上者愈巨而长也。然我不知巨之至者，巨有几何；长之至者，长有几分。望姐姐解疑。"八仙笑道："妹妹既要知这详尽，我便学那武后来论一论。夫龟之至者，概有一尺二寸，十指不能盈握，其坚如铁，其热如炉。能悬斗米而不垂，彻昼夜而不倦。然此龟可遇而不可求，我自幼苦习交接之道，也尝物色过不少好龟，却鲜有过一尺者。"画楼道："不知凡人龟多几寸，几寸为长，几寸为短。"八仙道："寻常龟品，多四寸余。短辄三寸，长辄半尺，不知妹妹问这个作何用？"画楼掩口笑道："姐姐且猜一猜令弟龟有几寸。"八仙笑道："长超半尺，丰可一握。"画楼惊道："姐姐怎生知晓？莫非看过？"八仙笑道："何消一看，一则妹妹问我时面露喜色，便道龟品定不俗。二则选龟之法本不必观其私，不然衣裳隐蔽，岂能一一得视？武后尝言：但观其鼻之丰隆尖削，便知龟之巨细精粗。"画楼笑道："原是如此。素闻龟可养培，不知姐姐可通这养龟之法？"八仙道："如何不知，我本想传沐芳御女之道，这御女之道便在乎养龟。争奈他性子腼腆，死活不学，今你既问起，便与你说了罢。养龟之法，惟在烧符服药，烧符求神，服药滋长，乃得养成。"画楼道："愿闻其详。"八仙道："养龟非一日可成，须百日不泄精气，不作妄想，日烧一符，夜服一药，始得养成。"画楼道："若行事时玉茎一泄不能再举，如之奈何？"八仙道："此可以药滋助。我现有增阳补肾丹一打，此药乃我亲手炼制。行事前取一丸研开，以温酒调和，抹于男子龟头之上，可保彻夜不倦。"说着便自拿出一个油纸包儿递过。画楼接过袖了，说道："尝闻淫欲过度乃伤人性命，然彭祖采补得道，反得八百之寿，何也？"八仙道："彭祖尝曰：'黄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，俗人以一女而伐命，知与不知岂不远耶？'交接之道，阴阳相融也。阴夺阳精，则阳损而阴益也，故恣意欢娱，终至折损寿命。若欲不损其阳，则须阴阳相滋，采阴补阳，大道遂可成也。"画楼犹听的似懂非懂，遂道："谢姐姐教诲，我知之矣。"八仙笑道："此事说来轻巧，做起来可难比登天。不然世间这多人，又有几人得以飞升？"画楼笑道："我非求羽化，但为不致病耳。古既有杜兰香、许飞琼之流，可见在人间做一对快活夫妻，强似去当神仙。"八仙大笑道："妹妹心境果非常人可比，我实佩服之至。"画楼笑道："全丈师父教诲。"

既而八仙道："我在此不便久留，冬儿恐要回来了。我且去了，今夜沐芳自来伴你。"说罢，起身便朝门外走去。画楼自是不舍，一边道："冬儿回来便如何，我与沐芳之事并未瞒着他。"一边站起身来去捉他衣袖。八仙一甩手，挣得开来，画楼一个踉跄，仰面直朝后摔下去，大叫一声，猛然坐起，竟是一梦。原来画楼吟诗不得，坐在那里苦思，不知何时便伏在桌上睡去了，竟做了如此一梦。正自诧异，低头忽看见桌上有一书信，正是梦里八仙与自己看的。再摸自己袖中，果有一个油纸包儿，展开一看，果包着十二丸药。画楼不觉又惊又喜，心道："奇哉，莫非这八仙真是神仙下凡？那可便是我的造化了。"

这般想着，忽见冬儿回来，云未看见沐芳。画楼遂笑道："不必寻了，他夜间自来。"冬儿惊道："如何见得？"画楼拿了沐芳书信，笑道："他自在信上与我说了。"冬儿大喜道："阿弥陀佛，这下可好了，我姐姐再不必终日念他的皮郎了。"画楼脸上一红，笑啐道："小蹄子混说些什么，看我扯烂你的嘴。"一下将冬儿按在床上，骑上身去，伸手去拧他的脸。冬儿也自伸了手去抓画楼两腋，原来这冬儿年方十八岁，自小边跟着画楼，知他最怕人家膈肢。画楼见他两手来抓，忙笑着丢开，早教他抓了两抓，一时笑得咯咯乱颤，冬儿忙便按住画楼，两人在床上扭作一处，笑作一团，不消细述。

且说沐芳与玉琼两个欢娱缱绻，恩爱绸缪，直弄了半日方穿衣起来。沐芳道："再有两三日我便同姐姐回滁州去了，芳卿且自收拾物什，好随我们一并启程。"玉琼道："只是我乃逆党之女，见了郎君家里人当作何说法？"沐芳道："这自不必忧虑，我家父母俱不管事，家中之事皆由我姐姐与大哥操持，只消他两个答应便可。对外只说你是我姑妈所养，我们是姑表作亲。"玉琼道："不知令姑姑可愿成全？"沐芳笑道："我家从来便无姑姑，怎由他不成全？"说着二人都笑起来。正笑着，忽见月奴急急的赶进房来，说道："不好了，八仙姐姐许是入定了，坐在那里动也不动，唤他也不答应。"沐芳道："他不是出去了么，你在那里看见？"月奴急道："我见你们两个自在快活，便自去了一遭紫阳客栈，想找他说话儿，却怎想方一进得门去，便见他直挺挺坐在床上，白着两眼，木偶似的一动不动，唤他也不应声儿。我恐出事，便上去掐他人中，掐的指印如许来深，犹自不见他叫疼。我便急急的赶过来了。"沐芳惊道："或非是教梦魇住了？"遂忙带着玉琼月奴两个赶回客店，跑进房中，却见八仙自坐在那里吃茶。八仙见他们匆忙跑来，一脸急汗，遂问道："你们是怎了？这般急着来寻我可是出了什么事儿？"沐芳怪道："姐姐方才做什么去了，可有事没有？"八仙笑道："我自去与你送信来，问这个做甚？"月奴心中疑惑，遂把方才来客栈之事说与他听了。八仙听后大笑道："我道人中怎生疼生疼的，原是教你掐了。我方使了那魂灵离窍的诀儿与沐芳送信去，不期教你碰见了。"玉琼道："这魂灵出窍乃是玄门法术，我随师父習道多年尚未通之，姐姐不愧是仙裔。"沐芳道："姐姐竟有这个法术，我怎从不知晓。"八仙笑道："我与张彦之事你尚不知，这个又如何知道？"于是四人一笑也便罢了。

到了夜间，沐芳自随着八仙去到画楼家墙外。八仙道："此是后墙，我扶你上去，那一边自放好了梯子送你下去，你见一屋缀绿窗纱者，便是小姐闺房。"沐芳依言，八仙遂伸手抓了他两踝，举上墙去，笑道："你快活去罢，我且回去着。"便径自走了。沐芳果见那边架了梯子，遂缘梯而下，寻见缀绿窗纱那屋，上得楼去。方欲进门，却见那丫鬟冬儿赶过来笑道："相公可来了，我家姐姐盼得憔悴欲死了。"沐芳见他生得面貌如花，不觉动情，笑道："今个可是你与我姐姐送的信儿？"冬儿笑道："是便如何？"沐芳作揖道："小生非忘恩负义之徒，姐姐既有恩小生，我又怎好不报。"说着便捧过脸儿来与他亲嘴，冬儿忙笑着推开道："此刻还有这个工夫？还不快进去，他可等的急了。"沐芳遂推门进去，只见那画楼身着一件鸭黄底折枝红梅刺绣披风，坐在流苏宝榻之上。嫣然含笑，掩印乌云，恰如荷粉垂露，宛似烟润杏花。端的是：月里嫦娥离玉殿，瑶池王母下尘寰。沐芳看时，竟觉将八仙、月奴、玉琼诸辈皆比了下去，有诗为证：

更阑人寂过女墙，月拨轻云照小窗。
蹑步悄上画楼去，缥缈薰烟满绣房。
未见芳卿仙姿貌，早闻雅室兰麝香。
星眸含尽秋波水，粉面梨花载雪霜。
榴齿满盘珍珠密，樱颗一点胜红妆。
玉笋横叉舒翠袖，金莲倒曳蹙白裳。
低垂蝉鬓羞国色，淡扫蛾眉愧海棠。
难坏江西丹青妙，佳人倩笑世无双。

沐芳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，画楼轻启朱唇，慢呈皓齿，笑道："盖闻新婚不如久别，妾与郎君虽别止两日，然所谓一日三秋，度日如年，如此算来，我们可有六年不曾得见了。"沐芳闻言，忙上前一把抱定，与他除了衣裳，一时芬芳扑鼻，兰麝薰心。伸手摸那件妙物，但觉腻滑酥润，真乃牝户至宝，忙便要将尘柄插入。画楼用双手护住道："君且慢来，你姐姐与了我一物，唤作'增阳补肾丹'，请郎君一试。"说着便教冬儿取了药来，细细研开，倾了些许温酒在掌中与药调和，自与沐芳抹了。沐芳便令画楼躺下，分开两腿，手里提着金莲，将玉茎对准牝户，直顶进去，紧抽慢送，行九浅一深之法。画楼一时柔声颤语，口中叫快不绝。沐芳提了一口气，直顶进花心，一连抽了五六百抽，抽得画楼遍体酥麻，阴精直泻。冬儿在旁看的欲火难禁，只觉牝内酥痒异常。沐芳便

丢开画楼，复将冬儿推到，与他重整旗枪，尽根抽送，复抽了数百，弄得冬儿娇眼乜斜，骨酥体软。沐芳同二位佳人战罢，稍有倦意，遂一手揽了一个，共登绣榻，同覆香衾，相拥睡去。

一梦不知何往，忽闻有人喝声："干得好事！"唬得三人从梦中惊醒。欲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秦雨盖深闺嫁娇女 皮沐芳仙洞战美姬

话说沐芳同画楼、冬儿两个相拥睡去。正自快活，忽闻有人怒喝："干得好事。"将那三人唬的面如土色，冬儿急道："不好，教老爷看见了。"画楼一时无地自容，羞的钻入被中。原来秦太守这日早起，恰走过女儿闺房，唤了几声冬儿不见答应，心中疑惑，遂走近窗前拿眼睛朝里一瞅，只见一个白面后生一手揽着冬儿，一手抱着画楼，三个人扭鼓儿糖似的睡在一处。只瞅得一眼，登时便把个秦太守气得三尸神炸，七窍生烟。朝里边大喝一声道："干得好事！"此刻三人吓得魂散九霄，躲在被中筛糠似的打颤儿。秦太守怒道："畜生！还不穿了衣服滚出来！"三人忙便穿了衣裳，一齐出了门跪下。秦太守朝沐芳面上挥了几拳，骂道："你是那里来的畜生，偷入我家内室做甚的勾当？"沐芳道："小生是滁州皮孝廉之子，因前日偶逢令爱，相交甚欢，遂成阳台之好。"秦太守怒啐道："亏你也是书香之后，生得这般仪表堂堂，何故不守礼法，要做这等偷香窃玉的勾当？强奸室女按律当斩。"沐芳道："我非强奸，乃是私好，小生与小姐同属世家子弟，俱未婚娶，老爷与其棒打鸳鸯，不如成全百年之好，请老爷熟思之。"秦太守又啐一口，骂道："想得倒好！"又掴了冬儿数个耳光，骂道："都怨你这淫婢牵线搭桥，玷辱了闺门，应将你卖去行院！"冬儿道："老爷休闪了手，且听奴婢一言。姐姐同皮相公女貌郎才，一个似娇花带露，一个如彩蝶游蜂；一个爱郎高才，一个贪卿美貌；一个是太守的女，一个是举子的儿，一个未经受聘，一个尚无婚娶。两下里相见恰如干柴遇烈火，教我怎好将那冰水朝他们泼，不妨聊作红娘，成就一场佳话待与后人说。"秦太守冷笑道："好个俏红娘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"又对画楼道："小贱人，你有何说的？"画楼哭着将自寒食那日得遇八仙，至昨日同沐芳相见之事俱说出来。言已，哭道："小女清白尽付皮郎，望老爷成全，若必不与，惟求一死耳！"秦太守又是恨又是痛，待欲与他成全，实咽不下胸中气儿。若不与他成全，又恐女儿真个去寻死。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遂对沐芳道："听闻你还有个长姊，现在何处？可教他来同我商量。"沐芳道："他便在城中紫阳客栈。"秦太守自着了春儿去寻八仙，将沐芳和冬儿两个囚在马棚之内，画楼则锁在房中不令出来。

且说这日八仙早起，方梳洗过，便闻外边有人唤他，忙系了斗篷出去。一看竟是春儿，心中怪道："怎会是他？"遂问道："春儿姑娘，不知来寻我做甚？"春儿道："大事不好，沐芳与小姐事发了。老爷一时雷霆大怒，好容易教冬儿姐姐劝住了些许，此刻正着我来请姑娘去商量呢。"八仙叹道："我家兄弟便这般不省事，那张君瑞好歹瞒了半年。他倒好，只半日就事发了。"玉琼笑道："兄弟不善偷情，姐姐应高兴才是，那有盼着自家兄弟去窃玉偷香的？"八仙笑道："说来也是，只是少不得捱顿骂了。"遂教玉琼，月奴留在店中，自随了春儿往秦家走去。

及到秦太守府前，春儿叫开了门，二人一并进去，走至前堂之中，只见东面正坐着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，五十许年纪，着一件群青领月白色道袍。八仙知是秦太守，遂致个万福说道："见过大宗师。"秦太守淡淡说道："请坐。"八仙坐下，太守道："盖闻君子当尊人伦之道，守周公之法。姑娘亦是世家门第，本应家风清肃，却如何出得这般一个兄弟？"八仙道："兄弟顽劣，罪尤在我，望宗师责罚。"秦太守道："我自不济，妻妾无产，近四旬方得一女，今年始破瓜，本欲与他配一王孙贵胄，谁想竟教你家兄弟玷辱了，此事当何处之？"八仙道："听凭大宗师发落。"秦太守见他是个知礼的，忿恨少释，遂叹道："本欲与他送官，又恐辱没我家清名。你那兄弟也不知施了甚么法儿，竟弄得我家女孩儿死心塌地的。也罢，便算我倒运，许了他罢！可怜我那小女一十六岁便要离我而去，好不教人难过。"八仙劝道："古有三不留，一谓'蚕老不中留'，二谓'人老不中留'，三谓便是'女大不中留'。不论纨绔布衣，凡生得女儿，终有出阁的一日。宗师今日不教他出，又能相留几岁？他究竟不能似个儿郎般伴你终老，宗师何必苦苦追求？"秦太守叹道："罢，罢！事已至此，实为天命。我今年逾半百，也无力再争了，与了他罢！"遂对春儿道："去叫那小贱人出来，我尚有话问他。"春儿领命去了。

一时画楼来到，只见他云髻偏散，容光惨淡，一对星眼哭得通红，两片桃腮满是妆痕。秦太守见他这个光景，不由心痛，遂道："我自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，命里无子也便罢了。好容易生得个标致的闺女，又做这等无耻行径，端的丧我德行，辱我庭户。待欲将你重惩，奈何虎毒不食子，实下不来手。今我来问你，若将你与那皮公子配作夫妻，你可能整理门庭，相夫教子，好好同他做一对百年夫妇？"画楼忙赌咒发誓道："打死便不能！"秦太守道："我自小待你娇纵过了，做人家媳妇不似在家做姑娘，这苦头你可吃得？"画楼道："老爷纵不许我嫁皮郎，终不能留我在家做一世姑娘，迟早也须与我觅个郎君，如何便吃不得这苦？"秦太守冷笑道："此刻说的这般有志气，到了那边莫哭着朝家赶！"画楼道："纵教他打死，自怪我认人不察，决不向家哭半字！"秦太守听他这般说法，也知难移其志，只得叹道："罢了，便将你与他罢！春儿，去唤那皮公子和冬儿来。"少顷，沐芳带到，看见八仙，方欲说话，八仙直照他脸上啐口涎唾，骂道："该死的畜生！往日父母在家如何教你？今竟做出这等事来，真真教我们家颜面丧尽，还不快与大宗师跪下请罪！"唬得沐芳忙便和冬儿跪下了。秦太守道："汝是读书人，礼法之事自不必我多言，今我欲将

小女画楼许配与你，你可情愿？”沐芳道：“得此良妻，乃小生三世积德。宗师如肯成全，衔环结草，没齿不忘也！”秦太守道：“说的好听，若我闺女少了半根毫毛，定饶你不得！”沐芳道：“若教小姐少了半根毫毛，任教宗师发落，汤镬不避也！”秦太守冷哼一声，又向冬儿道：“他两个配作夫妇，你当如何处置？”冬儿道：“宁愿随了去，服侍姐姐一辈子。”秦太守长叹一声道：“真命也！你们皆起来罢，我只当白养个女孩儿罢了！”三人忙磕头谢过。沐芳喜道：“谢大宗师成全。”秦太守苦笑道：“还唤我作大宗师么？”沐芳一下笑着作揖道：“谢岳父大人成全。”八仙也忙便道个万福笑说：“这下好了，两家并作一家了。”秦太守道：“今夜便在此处吃过定亲酒，明儿你们便领了画楼去，改日再着媒人来罢！”八仙，沐芳一齐谢过。

是夜，众人吃了酒菜，在太守家宿了一宿。次日早间，遂告辞上路，画楼父女分别自是不舍，少不得一番垂泪，不消细说。只说他们四人去到紫阳客栈，玉琼月奴两个见着画楼，纷纷笑道：“好个多情小姐，原生得这般标致，怨不得郎君如此恋恋。”画楼也笑道：“早便闻二位妹妹乃倾世之姝，今日得见，方知不谬也。日后我们便是一家姊妹了。”沐芳笑道：“此番随姐姐出来，不想竟得了三个绝代佳人，此真苍天作伐，实我皮暄之幸也。”八仙笑道：“你们莫急着说话，我尚有礼物要赠你们夫妻四人。此物有银子没处买，纵是帝王将相家中也寻不出一个来。”四人大奇，问道：“是何物？”八仙并不答言，自展开桌上包裹，露出四个大红鲜桃来。月奴道：“怪哉，而今方三月间，如何就有桃来？”八仙笑道：“人间自是没有，天庭不见得也无。这四个桃儿乃我在西王母的蟠桃园里摘得来的，凡人吃了不但延年益寿，百病自消，还有望升仙羽化，寿命不央呢。我本摘了有二三十个，可恨衣裳被那些个守桃园的力士扯碎，仙桃几乎掉尽，只剩这四个了。”四人惊得伸出舌头，忙拜谢了，一人接过一个吃了，但觉甘甜爽口，精神大振。玉琼道：“这番回滁州便不须鞍马劳顿，我多铰几个纸鹤给大家坐了，不用一个时辰便可飞到。”沐芳大喜道：“太好着，我正欲坐这纸鸟呢。”画楼，冬儿也自高兴，惟有八仙说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你们去罢，我还有车马货物，不得与你们同飞了。”沐芳道：“姐姐只管随我们飞去，车马之类交与听松便无碍了。”八仙摇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，我受哥哥之托来采办货物，听松不过协助于我。大哥若知我只顾自己快活让小厮一人带货回去，非捶我不可。况你们夫妻几个自在亲香，我跟着岂不碍眼，反教你们不快活了。”沐芳又劝数句，知不可易，只得罢了。遂与八仙道别，令玉琼铰了鹤，夫妇五个齐坐上去。巨鹤长鸣一声，冲天而去，一时便眼瞅不见了。八仙自收拾了，次日与听松驾车回滁州不提。

只说沐芳与四姬同坐一鹤，一时搂过月奴说笑，一时揽着画楼亲嘴，端的乐不可言。移时玉琼说道：“下面便要进滁州了。”沐芳道：“且莫着急进去，听闻城外有一太阴山，山上有洞曰‘八仙洞’，我大哥年少时尝在里边斩杀八个妖狐，救得父亲性命。姐姐的名儿便是取自那里。我自小便听父母说起，却从未亲临，今既有此良机，愿与众卿同游，不知可乎？”四姬齐声叫好。于是玉琼便让纸鹤飞到太阴山下，五人下了鹤，朝山上走去。

行不移时，便见有一大石洞，上悬石匾，书‘八仙洞’三字。沐芳便要进去，玉琼拦住道：“此为妖孽洞府，不可不防，待我先入洞一探。”说着便提了板斧一人进得洞去。少时听见玉琼在内唤道：“且进来罢，里边并无妖怪。”众人大喜，忙走进去，但见洞中桌椅床榻俱在，只是多年无人，略显狼藉。沐芳道：“不意妖狐住的竟这般富丽，如今扫拾一番尚可住人。我们五人今夜便不回去，在洞里摆上酒宴，做个合欢大会可好？”四姬俱掩口而笑，沐芳遂令冬儿去收拾床铺桌椅，教玉琼骑了鹤去买些酒菜来。及到日影过西，这里冬儿扫拾了洞府，玉琼买回了酒菜。沐芳遂携美姬四人同设玉筵，依次坐定，开怀畅饮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忽见洞外推起一轮皓月，沐芳笑道：“我辈欢聚，有酒不可无诗。如有不成者，当罚酒三大碗。”

沐芳先吟道：

青云御鹤偕丽人，共饮仙洞与相亲。
山间忽捧团圞月，笑遣芳卿对佳文。

沐芳吟毕，画楼吟道：

倾盖一瞥思欲狂，月貌花颜尽付郎。
不劳吴刚破冰斧，偷教彩凤配雏凰。

画楼吟毕，当是月奴。月奴本是唱曲儿的，平日里也能略诌几句，遂也吟道：

缧绁婴身泪恣流，神禽天降作飞舟。
金丹可自通媒妁，得与仙郎共绸缪。

下面便该玉琼与冬儿，二姬俱推辞道：“我辈不能为诗，甘罚酒三碗。”遂自斟了三碗饮下。一时众人面上皆带了几分春色，沐芳便令四姬拔除钗环，脱卸衣裳，卧倒在床，自己睡在中间，四姬忙捻他尘柄，急欲先试。沐芳先令画楼仰卧，腾身而上，再令冬儿，月奴坐在两旁，将画楼玉腿各自抬起一只，用力推送，往来驰骋，足有五六百抽，画楼遍体通快，直呼受用。月奴在旁看得不能自持，但觉牝户似虫钻一般，虽夹紧两腿，不能少缓。沐芳忙放开画楼，捧起月奴双足，急把尘柄放入，直抵花心，研揉了几下，遂抽弄起来，复有三四百抽。急得玉琼，冬儿两个在旁叫道：“你们只顾自己快活，怎忘了我们两个？”沐芳忙又捧过冬儿亲嘴，含住丁香，手里一把抱定，与他鏖战一番。玉琼看的多了，好不难过，忙把冬儿扯下，推倒沐芳，自跨上去，套了玉茎，任教捣碎花心，狠命套了千余，直至几易罗帕方才停歇。五人交股而眠，恩爱备至。

次日，沐芳携一妻三妾回家，恰便似一群仙姬从天而降，把家里那些个丫鬟小厮惊得呆立多时。他大哥皮晖见了这四位绝世丽人，也忙询问端的。沐芳便将扬州之事一一说了，皮晖大喜，急吩咐人去筹办喜宴，教他五人合卺。

后沐芳苦心攻读，秋闱一试登科。来年再试，中在第十五名进士。到了殿试之上，慷慨陈词，竟吐胸中锦绣，一夺天下大魁，真个点了翰林，宫花官袍，万人仰望，时沐芳年尚不及三十。后二十余年，与琼楼月三姬夜夜笙歌，恩爱笃甚。沐芳年近六旬，犹似三十许人。父母逝后，一日忽携三姬乘舟而去，再不知去向。又过十年，冬儿自在院中少坐，忽见沐芳带着画楼，月奴，玉琼三人自云中而来，喜得忙与他们见礼。画楼道："吾等因食蟠桃，终得化仙。当日未与汝分食之，心中有愧，知汝阳寿将尽，特与阎罗相商，送汝一季之寿。"说罢，三人化作一缕香风，不见了踪影。冬儿欲唤时，一下惊醒，原是一梦。这年冬儿七十八岁，后寿至九十无疾而终。

再说这八仙一人食了六七个桃儿，更兼通習黄帝阴阳采补之道，终日采阳补阴，服食秘药，早便成了仙体。只因不喜天规管束，故迟迟不欲登仙。前朝亡后，八仙便归隐林泉，鲜与外人往来。一日，某看过梁生《皮珮传》，便思去那书中太阴山八仙洞一游。谁想那洞中竟住着一美貌女郎，年纪约二十许，着一顶大红斗篷，朱唇玉齿，神仙不殊。某惊道："汝是何人？"女郎笑道："妾皮珮之女八仙也，今百七十岁矣。听闻我父之事有人作传。自思我那兄弟也不输父亲，怎便无人记之，先生可聊代一传否？"某大喜道："愿闻其详。"

待此书作成，八仙细细读过，赞道："谢过先生，教我那好兄弟一生奇事不至湮灭。"说着，又在书末自提一绝云：

四美同醉不胜欢，窗下瑶琴夜夜弹。

抛舍功名脱尘去，坐抱群芳笑倚栏。